



東坡續集卷第九

策問三首

昔人有言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辨智堯禹魏時有奇節
自漢以來豪傑之士多出山東西國家承平百年文
武並用所以輔成人才者可謂至矣而五路學者尚
未逮古豈山川氣俗有今昔之殊將教養課試之法
未得其要各以所習之經聞于師者著于篇

古者有勸農之官力田之科與孝弟同而自漢以來
率用戶口登耗黜陟守宰今民去南畝而游市井者
官不禁載耒耜而適四方者關不譏也戶口盈縮無

復賞罰此豈治世所當然耶今欲依古義為農桑之
政計戶口而為考課之法而議者或以為毋益有擾
有司惑焉當何施而可之
古者禮刑相為表裏禮之所去刑之所取詩曰淑問
如臯陶在泮獻囚而漢之盛時儒者皆以春秋斷獄今
世因人以立事因事以立法事無窮而法日新則
唐之律令有失於本矣而况禮與春秋儒者之論乎
夫欲追世俗而忘返則教化日微泥經術而為斷則
人情不安願聞所以折衷於斯二者

私試策問一首

問任人而不任法則法簡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則
法繁而人輕法簡而人重其弊也請謁公行而威勢
下移法繁而人輕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賢不肖均此
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並用輕重相持當安所折
衷使近古而宜今有益而無損乎今舉於禮部者皆
用糊名易書之法選於吏部者皆用長守不易之格
六卿之長不得一用其意而胥吏姦人皆出沒其間
此豈治世之法哉如使有司皆若唐以前得自以其
意進退天下士大夫官吏恣擅流言紛紜之害將何
以止之夫古之人何修而免於此夫豈無術不講故

也願聞其詳

擬殿試策問

皇帝若曰嗚呼維天佑民實相乃后錫以多士咸造
在廷顧朕不德何以致此宋惟子大夫釋賦畝之安
輕千里之遠而後朕遊者夫豈為利祿哉聞之於師
而欲獻之於君修之於家而欲刑之於國者子大夫
之本意也朕願聞之朕即位改元于今三年繼未及
孔子之有成猶當庶幾於子路之言有勇且知方者
而風俗未厚刑政未清陰陽未和厥必安在朕虛心
忘已以來衆言而朝廷闕失之政斯民利害之實有
所未聞含垢藏疾以待四鄰而羌戎未叙兵不得解
施舍已責捐利與民而農工不安商旅不行此三者
朕之所疑日夜以思而未始有也其悉言之無有所
隱朕將親覽焉

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自禹而下至於秦千有餘年濱河之民班白而不識
濡足之患自漢而下至於人數千年河之為患綿綿
而不絕豈聖人之功烈至世而熄哉方戰國之用兵
國于河之壩者三晉為多魏文侯時白圭治水景

為有功而孟子譏其以鄰國為壑自是之後或決以
攻或溝以守新防交興而道旋失然聖人之跡尚
可以訪之於耆老秦不亟而遺患於漢漢之法又
不足守夫禹之時四瀆唯最難治以難治之水而
用不足守之法故歷數千年而莫能以上也聖人哀
憐生民謀諸廊廟之上左右輔弼之臣又訪諸布衣
之間苟有所懷孰敢不盡蓋陸人不能舟而沒人未
嘗見舟而便操之親被其患知之宜詳當公莫若訪
之海濱之老民而與天下之水學古者將有決塞之
事必使通知經術之臣計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視地

勢不得其正不可以濟也故夫三十餘年之間而無
一人能興水利者其學亡也禹貢之說非其詳矣然
以進孔子慨然而嘆欲脩廢官舉逸民以歸天下之
心行四方之政而春秋亦譏世祿之臣蓋傷時之至
也自秦更三代之制官秩一變漢循其舊往往增置
歷世公襲以至於今遂為大備愚恐冗局之耗民而
未知廢官之可舉也然古之官其名存其實亡者多
矣司農卿不責以金穀之虛羸尚書令不問以百官
之廢臯此豈非王體之重與國家自天聖中詔天下
以經術古文為事自是博學之君子莫不群進於有

司然所以待之之禮未盡故潔庶難合之士尚未盡
出今優其禮而天下之逸民至矣且夫山崇林谷之
士雖有豪傑之才固未知有簿書吏事也而劉毅許
直不識諱忌故先王置之拾遺補闕之間此其屬任
之方也意自孔子沒世之君子安其富貴而不復思
念天下有廢而不脩之官逸而不舉之民今明策丁
寧而求之以發孔子千載之長憂此天下之幸也

天子六軍之制

周禮之言田賦夫家軍徒之數聖王之制也其言五
等之君封國之大小非聖人之制也戰國所增之文

也何以言之按鄭氏說武王之時周地狹小故諸侯
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并大中國故大封
而高下之勢先後之次序之大小與其蓄淺之宜而
致力之多少亦可以察見大抵先其高而後低下始
於北之冀州而東至於青徐南至於荆揚而西訖於
梁雍之間江河淮泗既平而衡漳洛水伊洛瀍澗之
屬亦從而治濬畎澮導九川瀦大野陂九澤而蓄洩
之勢便矣則作十三載而嶠夷既略故其用力各有
多少之宜此其凡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
行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愚竊以為治河之要宜推

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雖亦其性然非堤防
激而作之其勢不至如此古者河之側無居民棄其
地以為水委今也堤之而廬民其上所謂愛尺寸而
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

脩廢官舉逸民

古者民羣而歸君君擇臣而教其民其初蓋甚簡也
唐虞以來頗可見矣歷夏商至周法令日滋而官亦
隨益故其數三百六十蓋亦有不得已也書曰唐虞
稽古建官惟百又曰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言其官雖
多求古而天下亦以治也周之衰也宣王振之號為

中興而黎之後失其守而為司馬氏陵遲至孔子之
時周公之典蓋壞矣卿世卿大夫世大夫而賢者無
善侯而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之時何國不
服而周公之所征伐者誰也東征之役見于詩書豈
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載耶此甚可疑也周之初諸侯
八百春秋之世存者無數十鄭子產有言古者大國
百里今晉楚千乘若無侵小何以至此子產之博物
其言宜可信先儒或以周禮為戰國陰謀之書亦有
以也王制諸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
之說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魯之車千乘僭也春秋

大蒐大閱皆以譏書言其車之多徒之衆非魯之所宜有故曰大也夫周之制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魯之無千甸之封亦明矣然公車千乘之見于詩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天子之馬止於十二閑而詩有騶牝三千美其富不譏其備不害其為詩也夫千乘之積雖為七萬五千人而有羨卒處其半焉故三萬者公徒而已魯襄公之十一年初作三軍僖公之世未至於三萬愚又疑夫詩人張而大之也

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

中國之有夷狄之患猶人之有手足之疾也不忍藥石之苦針砭之傷一旦流而入於骨髓則愚愁其苦之不止於藥石而傷之不止於針砭也中國以禽獸視二虜故每歲啖以厚利使就羈紲聖人之愛中國而不欲殘民之心古未嘗有矣然夷狄貪財漸不可啓日富日驕久亦難制故自寶元以來賦歛日繁雖休兵十有餘年而民適以困者潛削而不知也昔先皇帝震怒舉大兵問罪匈奴師不踰時而醜虜就盟西夏之役邊臣治亦振旅不及數年旋亦解甲彼其時之費與今無已之賂不可以同日而語矣天子恭

儉過於文景百官奉法無敢踰僭而二虜者實殘吾
民此天下雄俊英偉之士所以搤腕而太息也且夫
舉天下之大而誅數縣之虜故上下交足而內外莫
不驩欣棄有限之財而塞無厭之心故取於民者愈
多而藏於國者愈急此天下之所明知而易達之理
惟上之人實圖之

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為盜之由

三代之所以養民者備矣農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
商賈資焉而通之於天下其食無不義之食也其器無
不義之器也商賈通之而不以不義資之也夫以飲

食器用之利而皆以義得焉使民之所以要利者非
義無由也後之世賦取無度貨幣無法義窮而詐勝
夫三代之民非誠好義也使天下之利皆出於義而
民莫不好也後之所以使民要利者非詐無由也是
故法令日滋而弊益煩刑禁甚嚴而姦不可止嗚呼
久矣其如此也治其本朝令而夕從救其未百世不
改也私鑄之弊始於錢輕使錢之直若金之直雖當
之不為也今秦蜀之中又裂紙以為幣符信一加化
土芥以為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夫樂生
而惡死者天下之至情也我且以死拘之然猶相繼

而赴於市者饑寒驅其中而無以自生也曰等死耳
而或免焉漕卒之愆生於窮乏而無告家乎舟楫之
上長子孫乎江淮之間布褐不完藜藿不給大冬積
雪水之至涸而龜手爛足者累歲不得代不為盜賊
無所逞志若稍優其給而代其勞宜亦衰息耳夫且
利而不動者伯夷叔齊之事也窮困而不為不義者
顏淵之事也以伯夷叔齊顏淵之事而求之無知之
民亦已過矣故夫廷尉大農之所惠者非民之罪也
非兵之罪也上之人之過也

經說

南省說書十道

問供養三德為善

對易者聖人所以盡人情之變而非所以求神於卜
筮也自孔子沒學者惑乎異端之說而在丘明之論
尤為可怪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盡心焉者流而
入於卜筮之事甚可憫也若夫季友豎牛之事若親
見而指言之固君子之所不取矣雖然南蒯之說頗
為近正其卦遇坤之比而其繇曰黃裳元吉黃者中
之色也裳者下之飾也元者善之長也夫以中庸之
道守之以謙抑之心而行之以體仁之德以為文王

之兆無以過此矣雖然君子視其人觀其德而吉凶
生焉故南蒯之筮也遇坤之比而不祥莫大焉且夫
負販之夫朝而作暮而息其望不過一金之儲使之
無故而得千金則狂惑而喪志夫以南蒯而得文王
之兆安得不狂惑而喪志哉故曰供養三德為善又
曰參成可筮而南蒯無以勝之所以使後世知夫卜
筮之不可恃也穆姜筮于東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
艮之隨其繇曰元亨利貞而穆姜亦知其無以當之
故左氏之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為近正而其餘者
君子之所不取也杜預之論得之矣以為洪範稽疑
之說通龜筮以同艮士之數學者觀夫左氏之書而
正之以杜公之說庶乎其可也謹對

問小雅周之衰

對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為詳蓋其道
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
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
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
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在乎王
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
政之小而蕪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周雖衰文武

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
未列於國風者以為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蕪
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備而未備也季
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焉乎
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
之衰而不覩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
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
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
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
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

子以為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
之道備矣謹對

問君子能補過

對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為盜跖莫而
為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
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
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為聖人
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鄰人之子也楚之子
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
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况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

僖子之賢哉僖子之病也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華父督之亂無罪而絕於宋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畏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為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後左丘明懼後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丁寧稱之以為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為能而稱其改之為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謹對

問侵伐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對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左氏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公羊猶曰侵精曰伐穀梁包人民駢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愚以謂有隙曰侵有辭曰伐齊桓公侵蔡隙也蔡潰遂伐楚辭也司馬九伐之法負固不

眼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然則君國不服者近乎
隙賊賢害民者近乎辭周之衰也諸侯相吞而先王
之疆理城郭蓋壞矣故侵伐之間夫子尤謹而書之
蓋古者有分土而無分民諸侯之侵地者猶不容於
春秋而况包人民駟牛馬哉桓公侵蔡不書所侵之
地者侵之無辭也楚子入陳邲取一人謂之夏州春
秋略而不書以謂駟民之非正也嗚呼春秋之際非
獨諸侯之相侵也晉侯取天子之田而陽樊之人不
服愚又知春秋之不忍書乎此也謹對

問魯猶三望

對先儒論書猶之義者可以已也愚以為不然春秋
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
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于
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
幸之之辭也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郊猶三望是
也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文章之壞而莫或救之也
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為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
見一二斯可矣故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者憫其不
告月而幸其猶朝于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
而幸其猶三望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

得親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行郊祀之禮而備言之耳春秋之書三望者皆為不郊而書也或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或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穀梁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且夫魯雖不郊而猶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若曰可以已則是周之遺典絕矣或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何存焉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不譏夫子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而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于經而夫子何譏焉故曰猶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范甯以三望為海岱淮公羊以為太山河海而杜預之說最備曰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說宜可用謹對

問魯作丘甲

對先王之為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為不強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周之盛時其所以賦取於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勞而上不闕用及其衰也諸侯恣行其所以賦取於民者唯其所欲而刑罰隨之故其民至於窮而無告夫民之為農而責之

以工也是猶居山者而責之以舟楫也魯成公作丘
甲而春秋譏焉穀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
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為古者四
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丘出之也夫四丘而後為
甸魯雖重斂安至於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賦曰
二吾猶不足而夫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
者也且夫變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
舍中軍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
所由變也而穀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
其失而歸之正哉故愚曰穀梁之說是謹對

問雩月何以為正

對雩者先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天之應乎
人君者以其德不以其言也人君脩其德使之無愧
乎其中而又何禱也雖然當歲之旱也聖人不忍安
坐而視民之無告故為之雩雩者先王之所以存夫
愛人之心而已也為傳者不達乎此而為是非紛紛
之論亦可笑矣穀梁傳曰月雩正也秋大雩非正也
冬大雩非正也月雩之為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
月不雨則無及矣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

者為旱請也古人之重請以為非讓也嗚呼為民之
父母安視其急而曰毛澤未盡人力未竭以行其區
區之讓哉愚以為凡書雩者記旱也一月之旱故雩
書月一時之旱故雩書時書雩之例時月而不日唯
昭公之末年八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昭公之雩
非旱雩也公羊以為又雩者聚眾以逐季氏然則旱
雩之例亦可見矣傳例曰凡災異歷日者月歷月者
時歷時者加日又雩記旱也旱記災也故愚以此為
例謹對

問大夫無遂事

對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
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
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為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
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
以為專專者固所賤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
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
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
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
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
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

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為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流而為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執而為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為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飢民陳湯發兵以誅邳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於春秋矣謹對

問定何以無正月

對始終授受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書首特事在二月而書王二月事在三月而書王三月者例也至於公之始年雖有二月三月之書而又特書正月隱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莊元年春王正月二月夫人孫于齊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諸侯之始也公羊傳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故諸侯皆踰年即位而書正月定公元年書曰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嘗試論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即位之禮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攝而立不得備即位之

禮者一隱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已不得備即位之禮者六桓公莊公閔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又在外者二莊公定公也在外踰年而後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雖在外不以其道終然夫嘗有踰年而後至者則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無君而定公之元年魯之統絕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後續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未立季氏當國而天子之正朔將誰正耶此定之所以無正月也公羊傳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定哀多微辭而何休以為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詞嗚呼昭公絕而定公又不得立是魯遂無君夫穀梁以為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觀莊公元年書正則不言而知其妄矣謹對

問初稅畝

對古者公田曰籍籍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言上之必卹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卹其私故民不勞而上足用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曰故按行擇

其善畝而稅之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夫
民不盡力於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已悔過擇
其善畝而稅之宜其民之謗讟而災異之作也稅畝
之明年冬螽生公羊傳曰螽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
也猶曰受之云爾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
則宜於此焉變矣何休以為宣公懼災復古故其後
大有年愚以為非也按春秋書作三軍後又書舍中
軍書躋僖公後又書從祀先公事之復正未嘗不書
宣公而果復古也春秋當有不稅畝之書故何休之
說愚不信也謹對

易解

十八變而成卦

四營為一變三變而一之六爻為十八變也三變之
餘四數之得九為老陽得六為老陰得七為少陽得
八為少陰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
有四取老而言也九九六為老七八為少其說未之
聞也或曰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為老其次為
少則當老於十而少於八也曰陰不可加於陽故十
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順
而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而下其成數極於六自下
而上陰陽均也釋於子午而壯於巳亥始於復姤而

終於乾坤者陰猶陽也暑嘗有進其而退陰與逢順
之別乎且夫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
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惟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
為易固言之矣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
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初有多少其
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為
多五與四為少多少者奇耦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
之象也乾所以為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
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為老陰而四數其
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
也震坎艮所以為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
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為
少陰而四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
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是
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學也

奏議

郊祀奏議

劄子奏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
集官詳議設祠一作呈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
聞奏者臣恭親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事

蒼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
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繼祖宗之舊圓丘祀天而不
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
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
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
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
矣至於後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
以為疑今皇地祇亦後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為
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
備于群神舜之受禪也自上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

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
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
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
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
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
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
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
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
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
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

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
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
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祭地於北
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
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
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
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
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
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
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
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
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攷之則天地合祭久矣
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為不足法臣竊謂
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
尚採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
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
位其上皆南向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
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
之所準漢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
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

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
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
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群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
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
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元量郭山惲等皆以
曾言為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勅曰凡所祠享必在
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
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于圓丘皆
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
天夏至祀地蓋以為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

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
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
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
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 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
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 真宗以來
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編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
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
為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為易
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其簡因財
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

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
禮樂為政事能守以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
以為常至於後世海內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
機務之繁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已來天
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
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
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
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
官皆得廢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
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

周禮不當祭於園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
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獫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
何為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
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
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
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
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
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
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獫狁蓋
非得已且吉父為將去親行也今欲定六代之禮為

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為比乎議者必
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亦
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
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
疾及哀憐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
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以美若
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
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
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為大
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室盛夏則有風雨
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
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
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備也事天則
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末
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
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
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
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
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
天又三年一祀地是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

為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
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
古而背古愈遠神祇必不顧享非所以為禮也議者
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
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
所以議此者為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
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
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
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
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
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天子於禁中
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
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
而祭也今所在之處悅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
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漢之郊禮
尤與古矣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
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也
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
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禘
今不能歲禘是故禘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

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
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
不能親往二者孰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
是長不親事地矣三年間郊當祀地之歲而暑雨不
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
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
天地宗廟分而為三耳分而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
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
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享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
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之則有吉凶

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
之理伏請從舊為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
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
史冊往鑒甚明可為寒心伏望 陛下詳覽臣此章
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
之歲所當施行實為無窮不刊之典願 陛下謹守
太祖建隆 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以
致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
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
下不為當今軍國之患不可固執更不論當今可與

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早以時定取進止
貼黃唐制將有事于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
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
廟然議者或亦以為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
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朝
後郊亦三代之禮也奉 聖旨令集議官集議
聞奏

論時政狀

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
之德曰用人惟己改易不吝秦穆喪師于殽悔痛自

警孔子鑒之有言曰明象類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
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為秦漢以來百王之冠
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耶所用
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
而是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改之此理
甚明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由加粉
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
罔不亡 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
道立條例司遺青苗使歛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

動行路怨咨自宰相已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
蠢不識忌諱乃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
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其
不便以至於臺諫二三人者本其所以與締交唱和表
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
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
肯始終膠固不自崩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
不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
近者中外謹言 陛下已有悔悞意道路相慶如蒙
大賚實望 陛下旬日之間必發德音洗滌乖僻進

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為蓋不過使監司
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
兄臂之不可絃而姑勸以徐知隣雞之不可攘而月
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 陛下以為此
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為此法譬如醫者之用毒藥
以人之死生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 陛下
赤子而可試以毒藥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
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為危
論以聳動 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
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四人者一失其心則

是以生變矣。陛下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
行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
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
間貶殺軍分有司降配遷徙准甸僅若流放年近五
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
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
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
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
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士莫不悵恨者以
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

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為功更相
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
十以上便不能誦憶注義為明經之學若法令一更
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
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
者豈有他哉亦徒以失業而無歸也故臣願陛下
勿復言此民憂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
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日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
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為陛下救板
蕩而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

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史
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
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
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為青
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乃不當禁也何以言
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
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前有抑配之禁後
有失陷之罰為。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為既
行青苗錢使一作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
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

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之所以憤懣太息而不
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變恐而度純任愷勳力排
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
望惟新之化而馮統之徒更相告曰賈公遠放吾等
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
此矣自古惟小人為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莫不
破壞是以為之計謀游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
以此觀。陛下為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樂之士
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
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赦俯伏引領

以待誅殛

辨謗劄子

臣今月七日見臣弟轍與臣言趙君錫賈易言臣於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欣幸先帝上僊之意臣今省憶此詩自有因依今具陳述臣於是歲三月六日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樹服了當迺還往常州是時新經大變臣子之心莫不憂懼至五月間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傍語笑其間一人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箇少年一作官家其言雖鄙俗不典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

之子出於至誠又是時臣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身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故竊記之於詩書之當道僧舍壁上臣若稍有不善之意豈敢復書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僊已及兩月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事理明白無人不知而君錫等輒敢挾情公然正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國法所貴今後臣子不為仇人無故加以惡逆之罪取進止

奏狀

準尚書省劄子蘇軾元豐八年五月一日於揚州僧
寺留題詩一首八月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蘇軾
具留題因依實封聞奏

右臣所有前件詩留題因依臣已於今日早具劄子
奏聞訖乞檢會降付三省施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縣榜附一本作書齊衆方後

先朝值夷狄懷服兵革寢息而又體質恭儉在位四
十有二年宮室苑囿無所益故民暴賦橫徭而生
齒歲登墾田日廣至于法令則去苛條尚寬簡守令

則進賢良退貪殘牛酒以禮高年粟帛以旌孝行廣
惠以廩懔獨寃恤以省力役除身丁之筭弛鹽權之
利故能道迎休祥年穀登衍其裕民之德固已浹肌
膚而淪骨髓矣然猶憮然憂下民之疾亦無良劑以
全濟於是詔太醫集名方曰簡要濟衆凡五卷三策
錢板模印以賜郡縣俾人得傳錄用廣拯療意欲錫
以康寧之福躋以仁壽之域已而縣與律令同藏殆
逾一紀窮遠之民或莫聞知聖澤壅而不言吏之罪
也乃書以方版揭之通會不獨流傳民間痼痾愈疾
亦欲人人知上恩也後之君子儻不以是為誚歲一

檢案之使無遺毀焉

右具如前須至榜示嘉祐七年正月日

舉黃庭堅自代狀

蒙恩除臣翰林學士伏見其官黃其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曄之文妙絕當世舉以自代實允公議

舉劉景文狀

臣自少聞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官劉平以孤軍來援姦臣不救平遂戰沒竟罵賊不食而死平有數子皆才用絕人不幸早世今臣所與同僚西京左藏庫副使權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兼東南第三將劉

季孫則平之少子篤志力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雖文臣中亦未易得而其練達武經講習邊政乃其家學至於奮不顧身臨難守節以臣度之必不減平今平諸子獨有季孫在而年已五十有八雖備位將領未盡其用伏望朝廷特賜採察擢置邊廷要害之地觀其施為別加陞進不獨為忠義之勸亦以廣文武之用如蒙朝廷擢用後犯入已賊及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

舉趙德麟狀

左臣聞之詩曰懷德惟寧宗子維城宗室之有人邦

家之先社稷之衛也。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逮至兩漢，河間東平之德，歆向之文，天下以為口實。而唐之宗室，武略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功名至宰相者，有九人焉。自建隆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增立教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夫豈無人，蓋朝廷未
有以大筭勸之耳。臣伏見左承議郎簽書潁州節度判官廳公事趙令時，事親篤孝，內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體兼眾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况近託肺腑，已蒙試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其遠業。以風動宗室，觀示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若後不知所舉，并伏朝典。

赴英州乞舟行狀

臣某言，近准誥命，落兩職，追一官，謫守嶺南小郡。臣

尋火急治裝星夜上道今已行次滑州而自聞命已
來憂悸成疾兩目昏障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緩
弱六十之年頭童齒豁疾病如此理不久長而所負
罪名至重上孤恩義下愧平生博傷血氣憂鬪飲食
所以疾病有加無處加以素來不善治生祿賜所得
隨手耗盡道路之費囊橐已空臣本作堦行日夜奔
馳速於赴任而疾病若此費用不繼英州接人卒未
能至定州送人不肯前去雇人買馬之資無所從出
道盡塗窮譬如中流失舟抱一浮木恃此為命而木
將沉臣之哀危亦二極矣竊伏思念得罪以來三

請命聖恩保全終付一郡豈期聖主至仁至明尚念
八年經筵之舊臣意欲全其性命乎臣若強衰病之
餘生犯三伏之毒暑陸走炎荒四千餘里則僵仆中
途死於逆旅之下理在不疑雖罪累之重不足多惜
而死非其道則非仁聖不殺全育之意也輒已分散
骨肉令長子帶往近地躬耕就食臣只帶家屬數人
前去汴泗之間乘舟泛江倍道而行至南康軍出陸
赴任所貴醫藥粥食不至大段失所臣切揣自身多
病早衰氣息僅屬必無生還之道然尚恐裂刻於舟
中畢餘生於治所雖以瘴癘死於嶺表亦所甘心比

之陸行斃於中道。藁葬路隅，常為羈鬼，則猶有間矣。恭惟聖主之德，下及昆虫，以臣曾經親近，使必不欲置之死地，所以輒為行舟之計，敢望天慈，少加憫惻，臣無任

奏乞封太白山神狀 附為太守宋選作

伏見當府郿縣太白山，雄鎮一方，載在祀典。按唐天寶八年，詔封山神為神應公。迨至皇朝，始改封侯，而加以濟民之號。自去歲九月，不雨徂冬，及春農民拱手，以待飢饉，粒食將絕，盜賊並興。臣採之道塗，得於父老，咸謂此山舊有湫水，試加禱請，必獲響應。尋令

擇日齋戒，差官蒞取。臣與百姓數千人，待於郊外。風色慘變，從東南來，隆隆獵獵。若有驅道，既至之日，陰威凜然，油雲蔚興。始如車蓋，既日不散，遂如四方。化為大雨，罔不周飭。破驕陽於鼎盛，起二麥於垂枯。鬼神雖幽，報答甚著。臣竊以為功效至大，封爵未充。使其昔公而今侯，是為自我而左。降揆以人意，殊為不安。且此山崇高，足亞五岳。若賜公爵，尚虛王稱。校其有功，實未為過。伏乞朝廷更下所司，詳酌可否，特賜指揮者。

上初即位論治道二首代呂中公

道德

人君以至誠為道以至仁為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
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為非道至仁之
外更作他德皆為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
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
毫偽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眼
未有父子相圖心眼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
之有也絲毫之偽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
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
千里之外強者為敵弱者為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

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
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
歛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
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深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
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
不可勝用矣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
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
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
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
以濟暴行為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

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為人父而用術於其子可乎為
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欲窮兵
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
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強兵
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
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徑術對會其說善曰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
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已而從衆衆之所是我
則與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
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

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遠衆而用
上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
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
之雖名為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
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侷美書曰威克
廉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
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後懷如流
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
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
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

下此不可不辨也

刑政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帝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措不用歷魏至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二条而姦盜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難竊塞耳耳目所及尚不敢盡而况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

御史六察專務鈎考簿書責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敕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略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遺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貨權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正而民為盜今欲嚴刑安賞以去盜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與利

以聚財者人臣之計。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與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略計其費。不下五千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糴。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溫中穀斛八錢。吾謂糶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而邊鄙以安然。為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八臣欲與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為身謀。非為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

表狀

代普寧王賀冬表

七日來復。陽既進而歲功成。八風不茲。樂已調而君道得。惟聖在御。與天同符。恭惟皇帝陛下。嗣守洪基。丕承先志。法小慈以求助。期既醉之太平。淵默臨朝。順陽道之消長。清淨為治。俾物類以昭蘇。受福無疆。成功不宰。臣猥以暗弱。仰荷誨憐。敢先百辟之朝。以祝萬年之壽。

謝御膳表

臣伏蒙聖恩。特賜寃假。將理。今月七日。又拜蒙中使臨賜御膳。問其治療之增損。督以朝參之日辰。臣下展淵冰。上負芒刺。蹄涔雖小。能延兩耀之光。寸草何知。莫報三春之澤。正使豚魚幽陋。木石堅頑。亦將激勵忘軀。奔走赴職。而臣尚有無厭之請。敢守不移之愚。在法當誅。原情可憫。實以負薪之疾。積有歲時。勿藥之祥。恐非旦夕。終願江淮之一郡。以安犬馬之餘生。尚冀此身未填溝壑。期於異日。別効涓埃。

代滕達道景靈宮奉安表

衣冠出。親手宮闕之盛。祖考來格。燁然日月之明。新禮光前。彌文範後。繼以作解之雷雨。仍收繪像之子孫。聳觀華夷。淪浹枯朽。竊以祀無豐疎。祭不欲昵。自仁率親。故同宮而合享。惟聖作則。實考古而便今。庶民子來。五福交應。蔚山河之增氣。紛嶽瀆以來朝。仙木蟠根。五聖既臨。於龍衮。靈芝擢秀。九莖復出於齋房。皇帝陛下。舜孝格天。堯文冠古。損益漢唐之典。故潤色祖宗之規摹。壽考萬年。永作人神之主。本支百世。共承宗廟之休。臣出守遠方。阻觀盛禮。會祠壇下。莫覩燁然之光。留滯周南。竊興命也之嘆。

上皇帝賀冬表

易稱來復。蓋知天地之心。禮戒無為。以待陰陽之定。
恭惟 皇帝陛下堯仁冠古。舜孝通神。種德兆民。躬
行文景之儉。游心木藝。灼知周孔之情。人既和而歲
自豐。天不遠而壽無極。臣久緣衰病。待罪江湖。莫瞻
北極之光。但罄南山之祝。

上太皇太后賀正表

堯曆授時。夏正建統。氣迎交泰之會。祥應重明之朝。
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道無能名。德博而化。天人所
助。本義易之益。謙慈儉不居。得老氏之三寶。時逢吉

旦福集。清宮臣職。守江湖心。馳象魏天。展咫尺想。聞
清蹕之音。眉壽萬年。遠奉稱觴之慶。

擬作

代侯公說項羽辭并敘

漢與楚戰。敗於彭城。太公問走見。獲於楚項
羽。常置軍中。以為質。漢王遣辯士陸賈說
項羽。請之不聽。後遣侯公。羽許之。遂歸太公。
侯公之辯。過陸生矣。而史闕其所以說羽
之辭。遂探其事情。以補之。作代侯公說項
羽辭。

漢王四年遣辯士陸賈東說項王請還太公項王弗
聽賈還漢王不懌者累日左右計無所出侯公在軍
中而未知名乃趨進而言曰秦為無道荼毒天下戮
人之父刑人之子如刈草菅大王奮不顧身建大義
除殘賊為萬民請命今秦氏已誅天下且定民之父
子室家皆得保完以相守也其慶大矣宜與太公享
萬歲無窮之歡不幸太公拘於強讎以重大王夙夜
之憂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諸臣未有輸忠
出師以還太公之屬車蹈義死節以抑項王之狼心
者臣恐天下有以議漢為無人矣此臣等之罪也臣

願先即辱國之誅漢王嘻噦曰吾惟不孝不武而太
公暴露拘辱於楚者三年矣吾重念天下大計未獲
即死之此吾所以早夜痛心疾首東嚮而不忘也願
為之柰何侯公曰臣雖不敏願大王假臣革車一乘
騎卒十人臣朝馳至楚壁而暮與太公駢乘而歸可
乎漢王愕罵曰腐儒何言之易也夫陸賈天下之辯
士吾前日遣之智窮辭屈抱頭鼠竄顛隕而歸僅以
身免若何言之易也侯公曰待人以必能者不能則
喪氣倚事之必集者不集則挫心大王前日之遣賈
也恃之為必能之人望之有必集之事今賈乃困辱

而歸是大王氣喪而心挫也。宜有以深鄙臣也。且大
王一失任於陸賈，乃遂懲艾，以為無足使令者。是大
王示太公之無還期待天下為無士也。漢王曰：吾豈
忘親者耶？願若無足以辨此。且項王陰收不仁，後觸
其鋒與之俱靡耳。侯公曰：昔趙平原君苦秦之侵，欲
結楚從也，求其可與從適楚者二十人，蓋擇於門下
也。食客數千，得十九焉，其一人無得也。最下客毛遂
請行平原君，不擇而與之俱。卒至強楚廷，叱其王而
定從於立談之間者，毛遂功也。日者趙王武臣見獲
於燕，以其臣陳餘、張耳之賢，擇人請王往者十輩，無

一返者，終於養卒，請行朝炊，未終乃與趙王同載而
歸。此大王之所知者，臣乃今日願為大王之毛遂。養
卒，大王何嫌不辱平原餘耳之聽哉？漢王曰：善。即飭
車十乘，騎卒百人，以遣侯公。侯公至楚，晨扣軍門，謂
項王曰：臣聞漢王之父太公為俘囚，臣切慶大王獲
所以勝於漢者，前日漢王遣使請之，而大王不與。至
將烹焉。臣切弔大王，似不卹楚矣。項王頃目大怒，叱
侯公曰：若自薦死，乃欲為而主行說以僥倖也。且吾
親與人角而獲其父，固將甘心焉。今乃言無卹者，何
也？侯公曰：臣以區區之身，備漢之使，而請於大王，故大

王以臣為漢游說而忘忠楚也大王試幸聽之使其言
 有可用則楚漢之大利兩君之至歡豈臣之私幸也
 使其言無可用則臣徐蹈鼎鑊以後太公之烹蓋未
 晚也項王曰太公之不得歸必矣若將何言侯公曰
 夫漢王失職怏怏而西因思歸之士收豪傑之伍舉
 梁漢之師下巴蜀之粟并三秦之齊魏日引而東以
 與大王決一旦之命大王視其志固將一天下朝諸
 侯建七廟定大號為萬世基業耶抑將區區徇匹夫
 之節為魯參之孝而已者耶且連兵帶墨與楚百戰
 以決雌雄乃有天下三分之二大王軍覆將死自救
 不暇凡所以運奇決敵為大王之勅敵者在漢王與
 諸將了事耶抑太公實為之也耶雖庸人孺子固知
 之然則太公獨一亡似人耳不足為楚漢之輕重大
 王幸虜獲之而禍福實係焉視其用之如何取得所
 以用而用之者強失所以用而用之者亡苟為失其
 所用未若不獲之為善也大王所以以拘而不歸者
 固以要之誠是也且要而能致之則權在我要而不
 能致則權在人權之所在以戰必克則要者名也歸
 者實也大王苟不得志於名當速收効於實無為兩
 失而自遺其患是以臣竊為大王慎惜此舉也大王

史記卷九

項羽本紀

四十五

固嘗置之俎上而命之矣。彼報之曰：必欲烹之。願分羹焉。且父子相愛之情，豈相遠哉？方漢王寤於彭城，二子同載，惟墮指之弗顧也。安知其視父不與子同也？太公之囚楚者三年，知彼誠萬於愛父，固將捐兵解甲，膝行頓顙，楚之轅門為之請。一旦之命，今勵士方力，督戰方急，無一日而忘於楚後事。此其志在天，下無以親為也。大王今不歸之，以收其實，將久留之，以執其名。故曰：似不恤楚也。項王怒氣少息，徐曰：願吾所讎者，漢王爾。其父何與耶？且漢王親以其身投吾掌握者，孰大矣。我常易而釋之，今乃曰：東向必欲亡楚而後已。故吾深仇之，欲殪醢其父，耻快於一時，况與之歸耶？侯公曰：辱大王幸賜聽。臣請言其不可者。夫首建大義，誅暴秦者，惟楚。世為賢明，顯名於天下者，惟楚。天下豪傑樂從而爭赴者，惟楚。被堅執銳為士卒先所向摧靡莫如大王。六強將武百戰百勝莫如大王。諸侯畏懼惟所號令莫如大王。割地據國連城數十莫如大王。大王持此數者以令天下，朝諸侯建大號，何待乎？今然而為之八年，智窮兵敗，士疆日促，反為漢讎。大王嘗自知其所以失乎？項王曰：吾誠不自知。如公言焉。公試論吾所以失者。侯公曰：大王知夫博者事乎？夫財均則氣均，氣均則敵偶。然

楚而後已。故吾深仇之，欲殪醢其父，耻快於一時，况與之歸耶？侯公曰：辱大王幸賜聽。臣請言其不可者。夫首建大義，誅暴秦者，惟楚。世為賢明，顯名於天下者，惟楚。天下豪傑樂從而爭赴者，惟楚。被堅執銳為士卒先所向摧靡莫如大王。六強將武百戰百勝莫如大王。諸侯畏懼惟所號令莫如大王。割地據國連城數十莫如大王。大王持此數者以令天下，朝諸侯建大號，何待乎？今然而為之八年，智窮兵敗，士疆日促，反為漢讎。大王嘗自知其所以失乎？項王曰：吾誠不自知。如公言焉。公試論吾所以失者。侯公曰：大王知夫博者事乎？夫財均則氣均，氣均則敵偶。然

後勝負之勢。決於一時。今大王求與漢博。方布席徒
手未及投地。而驟以已資推遺之。已而財索氣竭。徒
手而校之。則大王之勝勢去矣。夫仁義禮智。所以取
天下之資。而制敵之具也。大王乃棄資委具。以為無
所事。以故漢皆獲而收執之。此所以自引而東。視大
王如無也。項王曰。何謂棄資委具。侯公曰。夫秦民之
不聊生。久矣。漢王之入關也。秋毫無所犯。解秦之暴
約法三章。民大慶悅。惟恐其不王秦也。大王之至。燔
燒屠戮。酷甚於秦。秦人失望。何以為仁。大王始與諸
侯受約。懷王先入關者。王之漢王出萬死不顧一生

以乎明矣
詞沈一勇
之夫家也
石沈入能

之計。叩關決戰。降俘其主。以待大王。而大王背約。遷
之南鄭。何以為信。大王以世為楚將。方舉大義。不立
其後。無以令天下。遂共立懷王。而稟聽之。及天下且
定。乃陽尊為帝。而放殺之。何以為義。以范增之忠。陳
平之智。韓信之勇。皆人傑爭天下者。視此三人。為之
存亡。然而增死於疑。平信去而不用。何以為智。是以
漢王於其入關也。天下歸其仁。其還定三秦也。天下
歸其信。為義帝縞素也。天下歸其義。其用平信也。天
下歸其智。此四者。大王素有之。資可畜之。具惟其委
棄而不用。故漢皆得而收執之。是以大王未得所以

統駕也方今之勢漢王者高資富室也大王者窶人也天下者市人也市人不趨窶人而趨高資富室明矣然則大王今日之資恃有一太公爾天所以相楚也今不歸之以伸區區之信義紆旦夕之急臣恐漢人怒氣益奮戰士倍我是大王又以其資遺漢且將索然而為窮人矣此臣所以為大王寒心也夫制人之與見制於人克人之與見克於人豈同日而語哉願大王熟計之項王曰孤所以恩漢者亦至矣然去軼背我今其父在此猶日急鬪誠一日歸之後益其氣爾侯公曰不然臣聞懷敵者強怒敵者亡大王於漢有足

懷而制之乃欲怒而鬪之臣意天溺大王之衷將遂孤楚矣大王誠惠辱一介之使護太公且致言漢王曰前日太公播越於外羈旅救軍獲侍鹽沐者三年于茲而君王方深督過之是以下國君臣未敢議太公之歸今君王勅駕迎之孤恐父猶君王旦暮間安侍膳之歡敢不承令敬遣下臣衛送太公之屬車以還行宮孤亦願自今之日與君王捐忿與殺繼平昔之歡君王有以報不穀者皇天后土實與聞之如此而漢不解甲罷兵以答大義則曲在彼矣大王因之號令士卒以趨漢王此秦所以獲晉惠公也今夫王不

法
是說勅

辱聽臣臣無所受命而歸漢王固將慟哭於軍曰楚
之讎我者深矣使者再返而太公不歸矣且魏為舉大
義除殘賊拯萬民終之有不共戴天之讎何面目以
視天下今日之事有楚無漢有漢無楚吾將前死
楚軍不返顧矣漢王持此威怒士心整甲而趨楚軍
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尸也項王曰善吾聽公姑
無烹公第還語而王令罷兵吾今歸之矣侯公曰此
又不可夫智貴乎早決勇貴乎必而早決者無後悔
必為者無棄功王陵楚之驍將也一旦亡去漢大王
拘執其母將以還陵也而其母慷慨對使者為陵陳
去就之義勸陵無還遂伏劍而死故天下皆賢者其
母而莫不哀其死也今太公幽囚鬱抑於大王之軍久
矣今聞使者再返而大王無意幸赦還之臣竊意其
變生於無聊不勝羞辱之積一旦引決以蹈陵母之
義則大王悔恐自失雖欲回漢軍之鋒不可得矣臣
聞來而不可失者時也蹈而不可失者機也方今大
王糧匱師老無以支漢而韓信之軍乘勝之鋒亦且
至矣大王雖欲解而東歸不可得矣臣願大王因其
時而用其機急歸太公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
以西為漢以東為楚大王解甲登壇建號東帝以撫

東方之諸侯亦休兵儲粟以待天下之變漢王老且
厭兵尚何求哉固將世為西藩以事楚矣項王大悅
聽其計引侯生為上客召太公置酒高會三日而歸
之太公呂后既至漢王大悅軍皆稱萬歲即日封侯
公平國君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者故號平國君
焉

擬孫權答曹操書

權白孟德足下辱書開示禍福使之內殺子布外擒
劉備以自効善辭動款若出至誠雖三尺童子亦曉
然知利害所在夫然僕懷固陋敢畧布昔田橫齊之

遺虜漢高祖釋酈生之憾遣使海島謂橫來大者王
小者侯猶能以力自到不肯以身辱於劉氏韓信以
全齊之地束手於漢而不能死於隲下自古同功一
體之人英雄豪傑之士世亂則藉以前伐承平則理
必猜疑與其受韓信之誅豈若死田橫之節也哉僕
先將軍破虜遭漢陵夷董卓僭亂焚燒宗廟發掘陵
冢故依素術以舉義師所指城邑響應天下思得董
卓而食之不厭不幸此志未遂而無祿早世先兄伯
符嗣命馳驅絳鏑周旋江漢豈有他哉上以雪天子
之耻下以畢先將軍之志耳不意素術亦僭位號乃

英雄抱淚之
言千古同聲

辱義師史聞諸君各盜名字伯符提偏師進無所歸
退無所守故資江東為之業耳不幸有荆軻舞陽之
變不以權不肖使統部曲以卒先臣之志僕受遺以
來卧薪嘗膽悼日月之逾邁而歎功名之不立上負
先臣未報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且權先世以德
顯於吳權若効諸君有非常之志縱不蒙顯戮豈不
墜其家聲耶漢自桓靈以來上失其道政出多門宦
官之亂總息董卓之禍復興催汜未誅袁劉割據天
下所恃惟權與公及劉備三人耳比聞卓已鯨鯢下
子反正漢意公當掃除餘孽司獎王室上助天子復

阿瞞有等輩
辨

宗廟社稷之靈退守藩國無失春秋朝覲之節而
足下乃有欺孤之志威挾天子以今天下妄引曆
數陰構符命昔笑王莽之愚今竊歎足下蹈覆車
也僕與公有婚姻之舊加之同好相求然自聞求九
錫納樹房不唯同志失望天下甚籍籍也劉備之兵
雖少然僕觀其為人雄材大畧寬而有容拙於攻取
巧於馭人有漢高祖之餘風輔以孔明未可量也且
以忠義不替曩昔僕以為今海內所望惟我二人
耳僕之有張昭正如備之孔明左提左挈以就大事
國中文武之事盡以委之而見教殺昭與備僕豈

病狂也哉古諺有之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僕與劉備
實有唇齒相須之勢足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能
到成都者吳蜀皆存也今使僕取蜀是吳不得獨
存也蜀亡吳亦隨之矣晉以垂棘屈產假道於虞以
伐魏夫滅魏是所以取虞虞以不知故及禍足下
意何以異此古人有言曰白首如新傾蓋如故言
以身託人必擇所安孟德視僕豈借此尺寸之士者
哉特以公非所托故也荀文若與公共起艱危一旦
勸公讓九錫竟使憾使卒憂死矧僕與公有赤壁
之際雖復盡釋前憾然豈敢必公不食斯言乎公曰
歸朝一匹夫耳何能為哉縱公不見害交鋒兩陣之
間所殺過當今其父兄子弟實在公側怨讐多矣
其能安乎季布數窘君漢王及即位猶下三族之令
矧足下記人之過忘人之功不肯忘文若於九錫其
肯赦僕於赤壁乎孔文舉與楊德祖海內高士足
下殺之如阜隸豈復有愛於權天下之才在公右
者即害之矣一失江東豈容復悔耶甘言重幣幸
勿復再

制誥

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文

門下聖人之德無以加孝帝王之典莫大承天朕以
眇眇之身烝烝在疚永惟置噐之重惕若臨淵之深
承明繼成思有以迪先王之烈紹志述事未足以慰
天下之心仰繫毋慈總攬政體緝熙百度和樂四方
賴帝貺臨海寓寧又三垂之兵靡警萬邦之年屢豐
庶幾大同光嗣成美深惟六聖之制必躬三歲之祠
維茲肇裡屬予訪落喪有以權而從變祭無以卑而廢
尊顧言總章古重宗祀以教諸侯之孝以得萬國之
心我享維天下武式文王之典大孝嚴父孔子謂周
公其人追惟先猷嘗講茲禮包舉儒術咨詠縉紳刻

六經放逸之文并衆言消之救嘉興四海靈承一
天革顯慶之兼尊隆永徽之專配成於獨斷昇予冲
人遵遺教於前著成法於後消選吉日哀輯上儀奉
壘琳宮奠玉路寢神之弔矣燕及皇天誰其配之既
右烈考於時夙齋輅之駕被袞冕之章備庶物之微
追三牲之養靈游而風馬下孝奏而日月光惕然履
霜詎勝悽愴之意倏然出戶如聞歎息之聲秩枯齋
我思成侍臣助子惻楚既迄成於熙事敢專贊於闕
休宣布洪恩以暨諸夏云云於戲漢庭祀帝著於即
阼之踰年唐室施仁固以御門之吉日蓋禮盛者文

緝澤大者流長尚賴文武之英屏翰之雋協恭致治
以輔邦家

元祐三年六月德音赦文

門下朕以眇躬獲御大器仰 聖后之慈訓荷 先
烈之永圖四載于茲涉道尚淺凜然祇惕若履淵冰
思所以慰安人心奉若天道常慮一夫之失所以傷
萬物之太和蠲苛去煩夙夜顛治廼自去冬連月降
雪異常今春已來以陰不霽農民失職商旅不通比
屋之間凍餒彌甚常寒之罰咎在朕躬惟日兢兢以
圖消復潔精致禱神眷未孚克已自持協氣無應切
慮四方獄犴冤滯尚多工役煩興入咨不厭怨鬱成
繁之變以干陰陽之和且均渙恩以召善氣云云於
戲遇災祇戒聿脩信順之誠正事布和庶獲天人
助咨爾中外咸體朕懷

樂語

集英殿春宴 以坊詞

教坊致語 中和化育萬壽排場

臣聞人和則氣和故王 德得而四時正今樂猶古樂
故民心悅而八音平幸 此聖朝陶然化國飭三農於
深介維莫之春興五福 介太平既醉以酒共惟 皇

帝陛下乘乾有作出震無私憲章六聖之典謨斟酌
百王之禮樂天方胙於舜孝人已誦於堯言故得羣
倫敏而水土平北流軌道主人浪而蠻夷泚西旅在
庭稍寘中兵之憂一均湛露之澤方將麴糵群賢而
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莫致天顏
之一笑而獻芹負日夕盡野人之寸心臣猥以賤士
叨應法部幸獲望雲之喜敢陳擊壤之音不揆蕪才
上進口號

口號

萬人歌舞樂考長春恩深第四春今下風雷常有

信時來草木豈知仁瑞已正二塔赤玉瑄初知九
奏純更欲年年同此樂政應相繼得元臣

帝初下旨合曲

太平無象善萬物之得時和氣致祥喜八風之後律
大合鈞天之奏元諧治世之音上奉嚴宸教坊合曲

白間春色勾小兒隊

斑白之老既無負戴之憂齠齠之童亦遂嬉遊之樂
行歌道路聯袂關庭仰奉宸慈小兒入隊

隊名

初成莫春服采獻太平謠

問小兒隊

聚戲里間豈識九重之與成文綴兆忽隨六樂之和
宜近彤墀悉陳來意

小兒致語

臣聞春為陽中生物各遂其性樂以天下聖人豈私
其身故飲食盡忠巨心遊豫為諸侯度方違目之

無事矧嗣歲之有年大壁門肅陳嘉慶共惟皇

帝陛下道隆而德備曾而性仁總攬群材蓋天授

之神策潛清庶政故民以寶符願良辰樂事之難

并宜群臣嘉慶之並集場千步方山立於眾工大

樂九成固海函於雜技臣等沐浴膏澤咏歌昇平幸

以髮髦之微得參舞羽之末敢干宸聽伏俟俞音

勾雜劇

臚傳已父陛楯將更宜資載笑之歡少進群優之技
緩調絲竹雜劇來歎

放小兒隊

清歌屢奏蓋曲盡於下情妙舞載陳示不遺於小物
既畢沛風之和稍同沂水之歸再拜天堦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燕私之樂下侍於臣工靡曼之觀聊同於俚俗審音

而作振袂稍前上奉宸歡西軍女童入隊 隊名
瑞日明歌扇仙颺動舞衣

問女童隊

工師奏技侍衛簪觀碩游女之何施集彤庭而有待
欲知來意宜悉敷陳

女童致語

妾聞聖人授民以時王者與衆同樂故倉庚鳴而鸞
女出游魚躍而靈沼春蓋良辰豈易得哉亦賢者而
後樂此伏惟 皇帝陛下温恭允塞緝熙光明學無
常師文武識其大者仁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齊

階之六符走重譯之萬里天人並應禮樂將興
塵土之賤微敢度乾坤之廣大萬舞九奏雖未象於
成功間歌三終亦庶幾於頌德欲彈末技少効寸誠

勾雜劇

風斜御柳既窮綺麗之觀日轉庭槐少進詠優之戲
再調絲竹雜劇來款

放女童隊

翠袖風回已盡折旋之妙文茵霞卷尚觀碩步之餘
再拜天堦相將好去

齋日致語口號

旋復陰陽配五支於六幹談彌歲月與元日為三申
神后降慶於當年曾孫効誠於茲旦不煩巧歷自契
真符道俗謹謠天人協應
太皇太后陛下功高任
妣德配唐虞上推頌託之心下布仰成之政寶慈與
儉蹈光憲之成規却狄安邦襲烈武之餘慶三朝順
履萬壽維新雖絳縣之老人難窮甲子如楚南之靈
木莫計春秋臣賤等草茅心傾葵藿採民謳於擊壤
効樂語之陳詩

媯皇得道自神仙金母長生不記年甲子會逢三朝
星行看石周天消兵漸覺腰無犢種德方知種

有田形管何人書後會採花椿頌一時編

黃樓致語口號

百川返壑五稼登場初成百尺之樓適及重陽之會
高高下下既休畚鍤之勞歲歲年年共覩茱萸之美
共惟知府學士民人所恃憂樂以時度餘力而取羨
材因備災而成勝事起東郊之壯觀破西楚之淫名
賓客如雲來四方之豪傑鼓鍾隱地竦萬日之觀瞻
實與徐民長為佳話

一新柱石壯嚴闡更值西風落帽辰不用游從誇燕
子直將氣焰壓波神山川尚遶當時國城郭猶飄廣

陌塵誰凭欄干賞風月使君留意在斯民

趙倅成伯母生日致語口號

昔年占夢適當重九之佳辰今日獻香願祝大千之遐筭慶婦姑之同日雜茱菊以稱觴殺雞已效於龐公剪髮敢資於陶母但某叨居樂部忝預年家不度蕪材上塵口號

今朝壽酒泛黃花鬱鬱葱葱氣滿家頭得唐兒舞一曲莫嫌國小向長沙

王氏生子致語口號

人中五日知織女之暫來海上三年喜花枝之未老

事協紫銜之夢歡傾白髮之兒好人相逢一杯徑醉伏以其人女郎蒼梧仙裔南海貢餘憐謝瑞之早孤潛炊相助嘆張鎬之沒興遇酒輒歡采揚梅而朝飛壁青蓮而暮返長新玉女之年貌未厭金膏之掃除萬里乘桴已慕仲尼而航海五絲繡鳳將從老子以俱仙東坡居士尊俎千峯笙簧萬籟聊設三山之湯餅共傾九醞之仙醪尋香而來藉天風之引步此興不淺烟江月之升樓

羅浮山下已三春松筠穿堦畫掩門太白猶逃水仙洞紫簫來問玉華君天容水色聊同夜髮澤膚光自

鑑人萬戶春風為子壽坐看滄海起揚塵

寒食宴提刑致語口號

良辰易失四者難并故人相逢五斗徑醉况中年離
合之感正寒食清明之間時乎不可再來賢者而後
樂此恭惟提刑學士才本天授學為人師事業存乎
斯民文章蓋其餘事望之已試於馮翊翁子暫還於
會稽知府學士接好隣邦締交冊府莫逆之契義等
於天倫不腆之辭意勤於他主力講兩君之好可無
七子之詩欲使異時爭傳盛事

雲間畫鼓疊春雷千騎尋芳戲馬臺半道已逢山簡

醉萬人爭看謫仙來淮口按部威尤凜歷下懷仁首
重回還把去年留客意折花臨水更徘徊

東坡續集卷第十

頌

英宗皇帝御書頌

嘉祐中大常博士周秉以文行選為諸王記室

宗室之賢者多敬愛之時英宗皇帝龍潛藩

邸嘗賜秉手書其家寶之臣過曲江見其孫秉

州司法參軍超出以示臣謹稽首再拜為之頌曰

雲漢之章融為慶雲結為甘露融而不晞結而不散

以燾冒其子孫建中靖國元年月日臣蘇某記

東坡羹頌并引

東坡羹頌

東坡羹蓋東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不用魚肉五味
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菘若蔓菁若蘆菘若薺皆揉
洗數過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許塗釜緣及瓷盤
下菜湯中入生米爲糝及少生薑以油盤覆之不
得觸觸則生油氣至熟不除其上置甑炊飯如常
法既不可遽覆須生菜氣出盡乃覆之羹每沸涌
遇油輒下又爲盤所壓故終不得上不爾羹上薄
飯則氣不得達而飯不熟矣飯熟羹亦爛可食若
無菜用瓜茄皆切破不揉洗入甕熟赤豆與粳米
半爲糝餘如煮菜法應純道人呼道廬山求其法
以遺山中好事者以頌問之

甘苦常從極處回鹹酸未必是鹽梅問師此箇天真
味根上來麼塵上來

油水頌

熙寧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元叔設食嘉祐謁長老
觀佛牙趙郡蘇某爲之頌曰

水在油中見火則起油水相搏水去油住湛然光明
不知有火在火能室內外淨故若不經火油水同定
非真定故見火復起

猪肉頌

淨洗鑄少着水柴頭爇煙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
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猪肉價賤如泥土貴者不
肯喫貧者不解煮早晨起來打兩碗飽得自家君莫
管

食豆粥頌

道人親煮豆粥大衆齊念般若老夫試挑一口已覺
西家作馬

荅子由頌

子由問黃檗長老疾云五蘊皆非四大空身心河嶽
盡圓融病根何處容他住日夜還將藥石攻

不知黃檗如何荅老僧代云有病宜須着藥攻
火燭熱時風病根既是無容處藥石還同四大空
月二十日

禪戲頌

已熟之肉無復活理投在東坡無礙羹釜中有何不
可問天下禪和子且道是肉是素喫得是喫不得是
大奇大奇一箇羹勸破天下禪和子

荅孔子君頌

夢中投井入半而止出入不能本非住處我今何爲
自此作苦忽然夢覺身在牀上不知向來本元無井

不應復作。出入佳想。道無深淺。亦無遠近。見物失空。空未嘗滅。物去空現。亦未嘗生。應當正遠。作如是觀。

醉僧圖頌

人生得坐几。穩坐劫劫地。走覓什麼。今年且病東。禪
來。明年去拽西林磨。

西乘贊。因具奉地。對其地不許。

李端叔傳神贊

龍眠居士畫李端叔東坡老人贊之曰

須髮之拳然。眉宇之淵然。披冑腹之掀然。以為可得
而見歟。則漠乎其無言。以為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

畫於龍眠矣。嗚呼。將為玳瑁之玉。以殺其天乎。其將

為石雨之雲。以抱其金乎。抑將遊戲此世。而特出於

兩者之間也。

三笑圖贊

彼三士者。得意忘言。盧胡一笑。其樂也天。嗟此小童。

麋鹿狷狽。爾各何知。亦復聚然。萬生紛綸。何鄙何妍。

各笑其笑。未知孰賢。

李西平畫贊

吾觀西平王。提孤軍自北方。走行在走懷光。斬朱

泚。如反掌。及其後帥鳳翔。與隴右。瞰河湟。兵益振謀。

既滅終不能取尋常。墮賊計困平涼。卒罷兵。仆三將。誰之咎。在廟堂。斬馬劍。鍊延賞。為菹醢。不足償。覽遺像。涕泗滂。

醉吟先生畫贊

黃金耳。碧玉壺。足踏東流水。目送西飛鳧。擁髻顧影者。真子干之侍妾。奮髯直眎者。非列仙之懼儒。

夢作司馬相如永畫贊并序

夜夢嚴君平司馬相如。楊子雲合席而坐。子雲曰。長卿久欲來。公作畫贊。予辭以罪戾之餘。久廢筆。現子雲懇所不獲。既成。子雲戲予曰。三賦

果足以重趙乎。予曰。三賦足以重趙。則予之太玄。果足以重趙乎。為之一笑而散。

長卿有意慕蘭之勇。言還故鄉。閭里是聳。景星鳳凰。以見為寵。煌煌三賦。可使趙重。

東莞資福寺再生栢贊

生石首肯。笑松肘回。是心苟真。金石為開。堂去栢枯。其留復生。此栢無我。誰為栢榮。方其枯時。不枯者存。一枯一榮。皆方便門人。皆不聞瓦礫說法。今聞此栢。熾然常說。

題三國名臣贊

西漢之士多智謀薄於名義東京之士尚風節短於
擁略無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
佐未易以世論

忠懿王贊 見山集

文武忠懿堂堂如春中有擣里不以示人雷行八區
震驚聽聞提十五州共為帝民送君者自崖而返以
安樂其子係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恥大物而成仁

李伯時所畫沐猴馬贊

吾觀沐猴以馬為戲至使此馬為狗街詭戀沐猴宜馬
真虛言爾

文典可枯木贊

怪木在廷枯柯北走窮猿投壁驚雀入牖居者滿氏
畫者文叟贊者蘇子觀者如流

按月圖贊

癡墓鬻肉睥睨天目偉哉黑龍見此蛇眼墓死月明
龍反其族乘雲上天雨我百穀

題玉靄畫如來出山相贊

頭鬚鬢耳卓朔適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
萬家關外道天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
等正覺

畫佛贊

我願世尊足指按地三千大千淨琉璃色其中衆生靡不解脫如日出時眠者皆作如雷震時蟄者皆動並證無上永不退轉

東林第一代廣慧禪師真贊

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事。勇士不顧生。故能立天下之大名。是人於道亦未也。特以義重而身輕。然猶所立如此。而況於出三界了萬法。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應物而無情者乎。堂堂菴公僧中之龍。呼吸為雲。噫欠為風。且置是事。聊觀其一。戲蓋將拊掌談笑。不起于坐。而使廬山之下。化為梵釋龍天之宮。

篆般若心經贊

草隸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舌於言。無揀擇。終日應對。惟所問。忽然伎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值墻壁。縱復學之。能粗通操筆。欲下何尋索。譬如鸚鵡學人語。所習則能。否則默心存形聲。與點畫何暇。復求字外意。世人初不離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動念。皆塵垢。而以俄頃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不作。處安得。禪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隸。心忘其手。手忘筆。筆自落紙。非我使。正使。忽忽不少。

暇倏忽千百初無難格首般若多心經請觀何處非
般若

蘇軾之妻王氏名閨之字季章年四十六
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臨終之夕
遺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邁追過為畫西方
阿彌陀佛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
于金陵清涼寺乃為贊曰

佛子在時百憂繞臨行一念何由了口誦南無阿彌
陀如日出地萬國曉何況自捨所受用畫此圓滿天
日表見聞隨喜悉成佛不擇人天與蟲鳥但當常作

平等觀本無憂樂與壽夭丈六長身不為大方寸千
佛夫豈小此心平處是西方閉眼便到無魔燒

六觀堂贊

我觀衆生念念為人晝不見心夜不見身佛言如夢
非想非因夢中常覺孰為形神我觀衆生終日疑怖
主偶不然無罣礙故佛言如幻亦離愛惡飢飧畫餅
無有是處我觀衆生起滅不停以是為故乃有死生
佛言如泡泡本無成能壞能成雖佛不能我觀衆生
顛倒已久以光為無以影為有佛言光影我亦舉手
從此永斷日中狂走我觀衆生同游露中對面不見

衣沾眼蒙佛言如露一照而通蒙者既滅照者亦空
我觀衆生神通自在於電光中建立世界佛言如電
言發意會佛與衆生了無雜壞垂慈老人嘗作是觀
自一至六六生十萬生故無窮一故不亂東坡無口
孰為此贊

膠西蓋公堂照壁畫贊

并引即師子屏風贊

陸探微畫師子在閩州甘露寺李衛公鎮浙西所
留者筆法奇古絕不類近世予為甘露寺詩有云
破板陸生畫青猊戲盤山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
鸞筆墨雖欲盡典刑垂不刊者也熙寧九年十一

月十五日命王莘置膠西蓋公堂中且贊之云

高其目仰其鼻奮然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
顧右盼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置之高堂護燕几
啼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元華子真贊

方口而髯秀眉覆額示我其華我識其元我來從之
目擊道存我有陋室茅茨米棊洒掃庭戶窓牖廓然
虛空無人願受予言

觸髅贊

黃沙枯燭骸本交桃李面而今不忍看當時恨不見

業風相鼓轉巧色美倩盼無師無眼禪看便成一片

自海南歸過清遠峽寶林寺敬焚禪月所

畫十八大阿羅漢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尊者

白氈在膝具多在中目視超然忘經與人面顯百皺不受刀箭無心掃除留此殘雲

第二迦諾迦代蹉尊者

耆年何老粲然復少我知其心佛不妄笑瞋喜雖幻笑則非瞋施此無憂與無量人

第三迦諾迦跋梨隨聞尊者

揚眉注目拈膝橫拂問此大士為言為默默如雷霆言如牆壁非言非默百祖是式

第四蘇頻陀尊者

聃耳屬肩綺眉覆顙音推輔佛在世時見此耆年開口誦經四十餘齒特聞雷電出一彈指

第五諾矩羅尊者

善心為男其室法喜背癢孰爬有木童子高下適當輕重得宜使真童子能如茲乎

第六跋陀羅尊者

美狠惡婉自昔所聞不圓其輔有圓者存現六極相

代衆生報使諸佛子具佛相好

第七迦理迦尊者

佛子三毛髮者與須既去一作其其二一則有餘因以
示衆物無兩遂既得無生則無生死

第八代閻羅弗多尊者

两眼方用两手自寐用者注經寐者寄膝二法相忘
亦不相捐是四句偈在我指端

第九戒憍迦尊者

一劫七日刹那三世何念之勤屈指默計屈者已往
信者未然孰能住此屈伸之間

第十半託迦尊者

垂頭沒眉倪目注視不知有經而况字義佛子云何
飽食晝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十一羅怛羅尊者

面門月滿一作瞳子電爛示和猛容作威喜觀龍象
之姿魚鳥所驚以是幻身為護法城

第十二那伽犀那尊者

以惡輓物一作駭如火自焚以信入佛如水自濕垂眉
捧手為誰虔恭大尊一作師無德水火無功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

捧經持珠杖則倚肩植杖而起經珠乃閑不行不立
不坐不卧問師此時經杖何在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

六塵既空出入息滅松摧石墮路迷草合逐獸于原
得箭一作忘弓偶然汲水忽然相逢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勞我者暫休我者默如晏如岳鮮不僻淫是哀駘它
澹臺滅明各妍于心得法眼正

第十六注茶半託迦尊者

以口說法法不可說以手示人去法滅生滅之中
自一作然真常是故我法不離色聲

第十七慶友尊者

以口誦經以手歎一作法是二道場各自起滅孰知

毛竅八萬四千皆作佛事說法熾然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右手持杖左手拊右為手持杖為杖持手宴坐石上
安以杖為無用之用世人莫知

捕魚圖贊

荇秀水暖龜魚出戲獨一作蛙無朋寂寞鼓吹孰謂
魚樂強羸相屠去是哆口以完長須

馬祖龐公真贊

南岳坐下一馬四蹄踏殺天下馬後復一老龐一口
吸盡西江天下是老師脚西江即渠儂口不知誰踏
誰殺何緣自吸自受坡謔而首肯之為公事東
書此贊

番巖隱居陽行先真贊

道不二德不孤無人所有有人所無世之所爭者五
天嗇其三而畀其二是以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
也

葆光法師真贊

嗟夫法師行年四十有四而不知牝牡之欲身居京

邑而不營利欲之私體無威容口無文詞頭如蓬華
性如鹿麋意之所向雖金石莫隔而鬼神莫逆此所
以陟降天門睥睨帝所而終莫能疑者邪

醴泉觀真靖崇教大師真贊

北方有神君出內岡與冥被髮拊劍馭兩靈國之東
南福其庭法然天醪涌其冷汰選妙士守齋為條然
真靖有典刑眉間三出香而清何必控鯉浮南溟

清都謝道士真贊

謝道士生丙子真一存長不死欲識清都面目一江
春水東流滔滔直入滄海大至蓬萊頂頭

李伯時作老子新沐圖遺道士蹇拱辰趙
郡蘇某見而贊之云子由作

老聃新沐晞髮下庭其心淡然若忘其形夫子與回
見之而驚入而問之強使自名曰豈有已哉夫人皆
然惟役於人而喪其天其人苟忘其天則全四肢百
骸孰為吾纏死生終始孰為吾遷彼赫赫者將為吾
溫彼肅肅者將為吾寒一溫一寒交而萬物生焉物
皆賴之而况吾身乎溫為吾和寒為吾堅忽乎不知
而更千萬年葆光志之夫非養生之根乎

辯才大師真贊

予頃年嘗聞妙法於辯才老師今見其畫像乃以所
聞者贊之即之浮雲無窮去之明月皆同欲知明月
所在在汝垂霧之中

應夢觀音贊

稽首觀音宴坐寶石忽忽夢中應我空寂觀音不來
我亦不往水在盆中月在天上

思無邪齋贊

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
鈇未丹砂客主相守如巢養鷓鴣培以戊己耕以赤蛇
化以丙丁滋以河車乃根乃株乃實乃華晝煉于日

赫然丹霞夜浴于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
此贊信筆直書不加點定殆是天成非以意造也紹
聖元年十月二十日

羅漢贊

左手持經右手引帶為卷為開是義安在已讀則卷
未讀則開我無所疑其音如雷

傳大士贊

善慧執板南泉作舞借我門槌為君打鼓

普照王贊即僧伽贊

盲人有眼不自知忽然見日喜而舞非謂日月有在

亡實自慶我眼根在泗濱大士誰不見而有熟視不
見者豈彼無眼業障故以知見者皆希有若能便作
希有見從此成佛如反掌傳摹世間千萬億皆自大
士法身出麻曰供養東坡贊見者無數悉成佛

銘

孔毅甫鳳味石硯銘

昔予得之鳳凰山下龍焙之間今君得之劍浦之上
黯黯之灘如樂之和如金之堅如玉之有潤如舌之
有泉此其大允也為然為不然然也雖胡越同名猶
可不然徒與此石谿而產何異於九鵬而一鷗

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洗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洮岷。至中國。棄于
劍。參筆墨。歲丙寅。斗南北。歸予者。黃魯直。

故人王頤有自然端硯。硯之成於片石上
稍稍如磨治而已。銘曰

其色馬肝。其聲磬。其文水中月。其寶石也。而其德則
正。其形天合。其於人也略。是故可使而不可後也。

楊次公家浮磬銘

清而直朴。而一雖有鄭衛。無自而入。以託於君子之
室。

裙靴銘 并序

予在黃州時。夢神考召入小殿。賜宴。乃令作宮人

裙銘。又令作御靴銘。

百疊漪漪。風皺六銖。縱縱雲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
環珮來聲。

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

周文炳瓢硯銘

以汝為硯。壘肖而瓢。質以汝為。瓢硯剖而腹實。飲西
江之水。吾以汝礪齒。懸河之辯。其以爾借面。不即不
離。孰曰非道人之應器。

王定國硯銘

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我以發劍。予以試墨。劍止一夫敵。墨以為萬世。則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以納諸聖賢之域。

又

月之從星。時則風雨。汪洋翰墨。將此是似。黑雲浮空。謾不見天。風起雲移。星月凜然。

雪浪石盆銘

一作雪浪齋銘并引

予於中山後園得黑石白脉如蜀孫位孫知微所

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為大盆。以

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

畫水之變獨

一作蜀

兩孫當世

一作與不

傳者歸九原異哉

駁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

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古今畫水唯作平遠細皴獨有孫知微畫活水盡其變態

谷庵銘

孔公之堂名虛白。蘇子堂後作圓屋。堂雖白矣。庵自黑。知白守黑。名曰谷。谷庵之中。空無物。非獨無應。亦無谷洞。然神光照毫髮。

德威堂銘并叙

元祐之初詔起大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
仁宗英宗神考三聖眷荷之重不敢以既老為辭
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
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
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
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
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効於斯可見公
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
莫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求昌

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
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
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
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
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
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
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
至于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
夷之典用皋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
雖猛而人不服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

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
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為
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
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
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
崧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頽公百年子孫千億
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祇慄公門豈惟西人
兩聯四方其訓之

文勛篆銘

世人篆字隸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帶吳安國用筆
意在隸前汲冢魯壁周鼓秦山

葬枯骨銘

有宋紹聖二年官葬暴骨于是是豈無主仁人君
子斯其主矣東坡居士銘其藏曰
人耶天耶隨念而徂有未能然宅此猶廬後有君子
無廢此心陵谷變遷復棺衾之

早錫泉銘

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涌清涼滑甘贍足大衆逮
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辯

公住山四歲泉日涌溢聞之嗟異為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扣者雲涌泉落問何從來
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集衆須水
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名寒泉自冽衆渴得飲
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人手
辯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煮濯漑飲及牛羊手不病汲
有不病負匏勺瓦盃莫知其故我不來水水則許我
訊於祖師其亦可哉

栲栳庵銘

東坡居士謫于僑耳無地可居偃息于栲栳林中

摘葉書銘以記其處

九山一區帝為方輿神况以遊執非吾居百柱負巖
萬瓦披菽上棟下宇不煩兵夫海氛瘴霧吞吐呼吸
蝮蛇魍魎出怒入娛習苦堂奧雜處童奴東坡居士
強安四隅以動寓止以實大許虛放此四大還於一如
東坡非名岷峨非廬須臾不改示現毗盧無作無止
無欠無餘生謂之宅死謂之墟三十六年吾其捨此
跨汗漫而遊鴻蒙之都乎

石塔戒衣銘

石塔得三昧初從戒定入是故常寶護登壇受戒衣

吾聞得道人一物不留云何此法衣補緝成百衲諸
法念已逝此衣非昔衣此法非生滅衣益無壞者振
此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壞

參寥泉銘并叙

予謫居黃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予於東城留春
年蠶與同遊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
明石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
年予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
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予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
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如冽參寥子

擲新茶鑪火煮泉而之笑曰是見于夢九年衛

公之為靈也久矣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
之意乃名之參寥泉為之銘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昔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寥
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蕪四益予晚聞道夢幻是身
真即是夢夢即是真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伸
實弊汝神

夕庵銘

與晝皆作霧散毛脉夜氣既歸肝膽是宅我銘夕庵
惟以照寐八萬四千忽然而一

何公橋銘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鷲在河順水而行
雲駛鳥疾維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
維水之害咫尺千里沔彼濫觴蛙跳儵游溢而懷山
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壞舞于盤渦冰坼雷解
坐使此邦畫為兩州鷄犬相聞胡越莫救允毅何公
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
公心如石匪鐵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者壯負石
如負其子疏為玉虹隱為金堤直欄橫檻百賈所接
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謹乎闕道抱其馬足我歎而言
視此滔滔未北剛者孰為此橋頭公千歲與橋壽考
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于相卿我作銘詩
子孫不忘

廣心齋銘

細德險微。愛爭彼我。君子廣心。物無不可。心不運寸。
中積瑣瑣。得之戚戚。忿欲生火。沃以遠水。井泉無波。
天下為星。萬物一家。前聖後聖。惠我光華。

十二琴銘

震陵孤桐

震陵孤桐下。陽峯音如澗。泉響深林。二聖元祐歲丁

卯器巧名之張蓋老

香林八節

河渭之水多土其聲厚以沉江漢之水多石其聲激而清香林八節是謂天地之中山水之陰

號鐘

薄則播厚則石侈則哆弁則鬱長角則震無此五疾則鳴而中律是謂號鐘之實

玉磬

其清越以長者玉也聽萬物之秋者磬也贊如是中

松風

忽乎青蘋之末而生有極於萬竅號怒而實無失其蕩枝墜葉窈而脫其枯風鳴松耶松鳴風耶

古鼎黃

煉石補天之年截匏比竹之音雖不可得見吾知古之猶今木聲犁然當於人心非參寥者孰能其然

南風

聲歌南風律則欲報父母天罔極

歸鶴

琴聲三疊舞胎仙肉飛不到夢所傳白鶴歸來見曾

玄隴頭松風入朱絃

秋風

秋風度而草木先驚感秋者絃直而志不平攬變衰之色為可憐之聲不戰者善將傷手者代匠悲莫悲於湘濱樂莫樂於濠上

漁棹

撥棹大須蕭然於萬物之表槁項黃齒闕然於一蓑之航與鷗鷺而物化發山水之天光驚潛魚而出聽是謂魚棹

九州瑋

漁得九州之瑋避紂得九州之王涇沈平射鮒之谷焉蛇乎鳳凰之堂其音不爽惟德之常

天球

天球至意合以人力作者七人傳以華國有蔚者桐僵于下陽之庭奏刀而玉質成器而金聲山川界之耶其天性之耶

唐陸魯望硯銘

噫先生隱唐餘年把翁老樵漁是器寶實相予為散人出叢書

天石硯銘并敘

天石硯銘并敘

某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群兒鑿
地為戲得異石如魚膚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
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為硯其發墨無虧水處先君
曰是天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某
曰是文字之祥也某寶而用之且為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於德或全於形均是二者
顧乎安取即唇俯足世固多有

元豐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
籍散亂明年至黃州求硯不復得以為失之
矣七年七月舟行至當塗發書笥忽復見之

甚喜以付迨過其匣雖不工先君手刻其受
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惠州李氏潜吟閣銘

蕩九淵之神龍。泐淵潜以自珍。雖無心於求世。亦擇
勝而栖神。蔚鵝城之南麓。擢仙李之芳根。因石阜以
庭宇。跨飲江之鰲鼈。爰飛簷與鐵柱。挿清江之齋淪。
眩古潭之百尺。涵萬象於瑤昆。耿月魄以終夜。湛天
容之方春。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疑具闕與
珠宮。有玉函之老人。予南征其萬里。友魚鰈與蛭蟻。
逝將去而返顧。託江流以投文。悼此江之獨西。歎妙

意之不陳。遠公子之東歸。寓此懷於一樽。雖神龍之
或殺。終不殺之為仁。

啓

求婚啓

結縭早歲。已聯昆弟之姻。親垂白南荒。高念子孫之
嫁娶。敢憑良妣。往款高閨。執長子某之第二子符天
質。下中生有蓬麻之陋。祖風綿邈。庶幾弓冶之餘。伏
承故令弟子立先輩之愛女第十四小娘子稟粹德
門。教成家廟中。即墳典之付。豈在他人。太真姑舅之
婚。復見今日。仰緣夙契。祇聽俞音。

定州到狀

得請近藩。澁塗治境。即諧披奉。預切忻愉。

謝韓舍人啓

某聞古者至治之世。天子推恩以收天下之望。有司
執法以繩天下之媮。蓋不推恩則無所蕪容。不執法
則有所僥倖。有司推恩而求名。則侵君之權。天子執
法而責實。則失民之望。為君者常病於察。為臣者又
失之寬。古之明天子信其臣而不惑於多言。故有司
執法而無所忌。古之良有司憂其君而不卹於私計。
故天下歸怨而不敢辭。况欲選材而置官。是將教民而

圖任唯所利國豈容樹恩今聖上推不忍之心使
賢愚皆遂其所欲而大臣用至明之法使工拙不至
於相淆嚮者哀憐老儒故為特奏之令憫惻連坐又
開別試之塗此天下所以詠歌至仁鼓舞盛德君臣
之體夫豈同條伏惟舍人執事為時求材憂國忘已
所圖甚遠將深計於安危自信至明曾不牽於毀譽
變苟且依違之俗去浮偽囂譁之文罷黜俗儒動以
千計講通經術得者九人顧茲小才偶在殊選惟天
子推恩如此之厚惟大臣執法如此之堅將天下實
被其鈞陶作休字一豈一夫獨遂其私願感荷激切不
能自勝

潁州謝運使啓

衰病倦遊久懷歸意聖神寬假特令守符條教闊跡
溪湖清遠但坐康於廩祿顧難繼於賢豪所幸仁明
曲垂存撫特先蒙於顧盼使增重於吏民伏惟某官
才簡上心名高省闈暨屈外臺之寄一蘇右輔之民
日望車塵按臨封部少奉誨言之未得為衰朽之光
感佩之私筆舌難既

答漕使啓

多病早衰屢有江湖之請誤恩過聽遂分疆場之憂

才無取於折衝愧已深於卧鎮敢緣厚德尚許兼容
恭惟某官名重縉紳望隆中外承宣帝澤民忘流殍
之灾肅振臺風吏若親臨之畏願惟朽鈍得奉教條
但交欣悚之懷莫罄瞻依之頌

上執政謝獎諭啓

事有服勤此實守臣之職功無可錄遽膺褒詔之榮
聞命惟驚反身自愧伏自河失故道遺惠及於東方
徐居下流受害甲於他郡比緣衆力護保孤城灑沈
澹災無補洪源之塞增卑培薄僅循下策之施敢圖
天聽之卑乃辱璽書之賜茲益伏遇某官左右元聖

師保萬民方以一夫不獲爲已羞故衆人皆樂以善
告遂緣過聽致此曲恩某敢不祇服訓詞益修吏職
深自策其駑鈍庶有補於消埃過此以還罔知所措

謝王內翰啓

竊以取士之道古難其全欲求倜儻超拔之材則濶
其放蕩而或至於無度欲求規矩尺寸之士則病其
齷齪而不能有所爲進士之科昔稱浮剽本朝更制
漸復古風博觀策論以開天下豪俊之塗精取詩賦
以折天下英雄之氣使齷齪者望而不敢進放蕩者
退而有所裁此聖人所以網羅天下之逸民追復先

王之舊迹元臣大老皆出此塗伏惟內翰執事天材
俊麗神氣橫溢奇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
小亦合於方圓蓋天下望為權衡故明主委之默涉
某之不肖與在下風碩惟山野之見聞安識朝廷之
忌諱某亦恃有執事之英鑒以為小節之何拘執事
亦將收天下之遺才觀其大綱之所在驟至殊等實
聞四方使知大國之選才非顧當時之所悅眇然陋
器雖不能勝多士之喧言卓爾大賢自足以破萬人
之浮議方將奔走厥職厲精乃心苟庶幾無朝夕之
愆以辱知己亦萬一有毫髮之效少答至仁感懼之

不知如何

上留守宣徽啓

右某啓少年游學方成都樂職之秋壯歲效官復淮
陽卧理之日矧留都之清淨眷懷府之優閑再枉辟
書重收孤迹哀憐廢棄之久誰復肯然網繆樽俎之
歡亦非偶爾伏惟留守宣徽大尉才高一世望重屢
朝體河嶽之蕪容納消塵而不間衣食有奉已寬盡
室之憂道德照人况復終身之幸其為感激難盡敷

陳

謝

謝發代趙祠部啓

謝

近審新命屈領此邦名實所加吏民交慶夫何驚蹇
之步偶茲糠粃之先雖甚內慙實為大幸恭惟某官
清名肅物雅望在人以博學而濟雄文以高才而行
直道久試蕭生於馮翊猶煩長孺於淮陽眷此東原
幾為大澤尚呻吟之未復豈罷陋之所堪望公之來
以日為歲祝頌之素馮述難周

賀孫樞密啓

伏審對揚綸綍進領樞機道不虛行必賴股肱之力
人惟求舊死存夷夏之瞻恭惟某官德克山崩之將
明氣備孟軻之剛大聲華傾於衆望功業見乎有爲

擁節常山遠過長城之備刺繁京兆遂令鳴鼓之利
公議益崇貴名愈白用致非常之命以圖保大之勳
惟時運籌既壯王猷之塞佇觀秉軸更增帝載之熙
某限以郡符阻趨墻仞欣抃之至徒切下懷

上監司謝禮上啓

燕南趙北昔為百戰之場地地利人和今乃四夷之守
觀累朝之命帥皆一代之名臣豈謂寵榮曲加疲陋
顧吏民之易治幸衰朽之少安此蓋伏遇某官碩德
庇民宏才緯世餘膏所燭常分無盡之光蒙霧而行
坐獲不知之潤眷言朽鈍未遂顛隳勉加策厲之勤

少眷吹揚之賜

回列郡守倅啓

祇奉詔恩出臨邊寄愧非才之難強託餘庇以少安

豈謂仁私過形存問感佩之至宣寫莫周

賀列郡知通賀冬啓

日旋南極氣兆黃官竊惟視履之祥宜擁自天之祐

未遑馳問先辱惠音感佩之誠敷迷罔既

賀隣帥監司年節啓

新曆既頒蓋履端歸餘之歲群情交泰正贊陽出

之辰恭惟某官厚德鎮浮一作高名華國非獨時

之用已簡上心更膺難老之祥以符民望官守所限

展慶無由欣頌之深敷陳罔既

回列郡守倅賀年啓

新曆既頒群情交泰過蒙流問祇服寵光永惟嗣歲

之興必享宜民之祿徒深頌咏莫罄敷陳

謝監司啓二首

近審下車輒嘗進記徒欲聞名於將命未皇盡意以

占詞不圖謙光遽錫褒寵感銘既切愧惕并深恭惟

某官以舊德之賢當聖朝之選恩足以濟法義足以

理財先聲所臨公議同慶凡繫屬部實有賴於庇庥

惟是孤蹤。更曲蒙於優借。此為過幸。豈復勝言。

伏念傾蓋若故。雖自慰於宿心。盡言非書。故未紓於誠意。即膺寵復。實佩謙光。退屬紛縈。遂踈上記。遽叨榮問。徒益厚顏。恭惟某官。造道惟深。養氣以直。理財不愆。於義行法。不失其恩。竊聆下風。倍仰厚德。不圖幸會。遽隸屬封吏。畏民懷既。仰安於明哲。心勞政拙。庶粗免於譴訶。喜抃至深。敷陳莫罄。煩歆尚熾。叅對未期。伏冀精願。別即迅召。

賀高陽王侍制啓

伏審顯奉恩綸。榮更帥閩鎮武垣之衝。要聯內閣之高華。公議交俞。貴名愈白。恭惟某官。膺天大任。於時有為。發揮才謀。更歷事任。道能濟而不過。事雖難而不辭。簡在聖心。遂益柄任。峻登秘近之直。重易關防之雄。有恩有威。方結束人之愛。允文允武。更紓北顧之憂。即觀成功。進陟近輔。

賀青州陳龍圖啓

伏審光奉詔書。往司留憲。漢恩予告。暫優三朞之勤。商夢懷人。方俟巨川之濟。於公自計。為喜可量。伏惟某官。文武憲邦。忠嘉致主。衆謂老成之託。孰逾舊學。

之賢而乃力謀退安示有疾病揮金故里雖榮疎傳
之歸雅意本朝日望蕭公之入無由追餞徒切瞻依

謝惠生日詩啓

伏蒙某官以某生辰特貽佳什允也風人之作燦然
華袞之榮自省庸虛惟知愧汗雖大人占斯干之夢
喜獲嘉言而弟子廢蒸我之篇難忘永慕感佩之素
敷滌莫周

謝求婚啓

敢議婚姻蓋恃鄉閭之末遂忘門閥亦緣聲氣之同
龜筮既從祖考咸喜伏承令了第二小娘子慶闈擢
秀豈獨衛公之五長而某第二子某驚質少文庶幾
南容之三復恭馳不腆之幣永結無窮之歡悚抃于
懷敷述罔既

賀正啓

伏以物壯則老肅後所以成歲功否終必傾反復然
後知天意凡在舍生之類休有向榮之心恭惟某官
履信體仁秉德直才無施而不可道得時而愈隆方
當彙征元吉之辰宜享既醉太平之福某限居官守
阻候門墻瞻頌之深敷宣罔既

賀冬啓

伏以候緹室之清宮警告以日卜臺觀之黃極史書
有年共安消長之來以待陰陽之定恭惟某官才猷
傑異道德深醇靖共正直之休順獲天人之助某恪
守官次阻稱壽觴坐馳傾向之心莫罄安榮之遇

賀正啓

伏以葦桃在戶磔禳以餞餘寒椒柏稱觴燔烈以興
嗣歲在時為恭與物咸新恭惟某官德治斯民才高
當世迹難淹於外補望已隆於本朝慶此朋來之辰
必有彙征之福某官守所繫展謁無階頌咏之深敷
寫難盡

謝孫舍人啓

拜命申宸代言西掖聳聞中外交慶士夫竊惟二聖
之心蓋以多士為急滅烽什鼓而以將帥為藩垣抵
璧捐金而以公卿為帑廩蓋樽俎有折衝之恃則燕
籩無見珠之憂某官瑚璉之才杞梓其用學不專於
為已才已效於臨民穆如清風草木皆靡炳然白日
霰雪自消茲為收拾之儲豈特絲綸之任不遺衰朽
過辱緘封未敢為好之懷深負難酬之作

謝呂學士啓

文學之選人材所難迹無世祿之嫌遠絕筆衡之弃

矧此國家養賢之地豈為儒者竊祿之私其官學古
入官脩身以道志本為已行浮於名直諒多聞身可
追於益友文史足用曾不愧於古人果膺選掄益登
清要未皇馳問先辱惠音

答新蘇州黃龍圖啓

伏審光膺詔函移牧具會先聲所被惠政已孚自顧
妄庸敢論疇昔既聯法從之末又竊鄰光之餘金華
玉堂帝左右之高選武林茂苑江東南之要藩雖才
分闊絕於賢愚而步武差池於先後其為喜幸宜倍
等流伏惟集官文秀士林才任國器學已試而可用
望久養而益隆偃息均勞叔度莫窺於萬頃治行稱
首次公行踐於三槐潤澤所加迂愚有託辱移書之
周厚實借寵於衰遲銘感之深筆舌難喻

賀提刑馬宣德啓

奉命按刑捧節入境吏民相慶已戴二天之仁衰病
自私獨先一日之雅恭承榮問有激懦衷伏惟某官
才映士林望高朝論治行聳聞於中外家聲洋溢於
縉紳眷三吳之疲民困連年之積潦疇咨明哲宣布
厚恩匪惟凋瘵之獲蘇抑亦庸虛之知勉其為喜幸
豈易名言

答曾舍人啓

伏審顯膺制命榮進披垣風聲所加中外同慶伏以
取才之道自昔為難惟君子之所為固衆人之莫識
奢儉異俗不害徐公之有常用舍皆天孰知令尹之
無喜其官異材秀出博學名家世以文鳴遠繼父兄
之業早緣德進簡在裕陵之心今乃援而進之論者
惜其晚矣訓詞一出皆丹青潤色之文老拙自降有
糠粃在前之歎過蒙寵顧辱示華牋愧無酬德之言
徒有得賢之慶感怵之素寫述難周

荅秀州胡朝奉啓

伏審初見吏民首行條教隣封甚迓欣謠頌之藹然
緘牘先蒙愧勞謙之過矣某官望推朝論才映士林
用已試於盤根所居見紀政方觀於餘地不令而行
某待罪江湖苟安衰病眷言一郡幸擊柝之相聞矜
式百為知伐柯之不遠其為欣詠難盡名言

上虢州大守啓

伏審光奉宸恩寵分郡寄惟此山河之勝宜膺師帥
之權凡在庇庥莫不欣抃切以弘農故地號國舊邦
周分同姓之親唐以本支為尹富庶雅高於二陝鶯
花不謝於三川韓公三十一篇風光咸在賈島五十

六字景色如初有洪溜灌溉之饒被女郎雲雨之施
四時無旱百物常豐寶產金銅充仞諸邑良材松柏
瞻給中都至於事簡訟稀瀟洒有道山之况魚肥鶴
浴依稀同澤國之風自匪臣賢不輕傲守故來者未
嘗淹久而優恩已見遷除非揔一路之轉輸則入六
曹而侍從前人可考新命何疑伏惟知府某官學造
淵源道升堂與精稔及天人之蘊高明窮性命之微
中外屢更功名茂著銅虎暫淹於百里朱轡聊寄於
三堂仰望精微俯臨民社共俟星言而夙駕思承道
化乎其民某仕版寒蹤賸僚俗吏久仰圭璋之望素
欽星斗之名豈謂此時獲依巨庇惟良作牧已興來
暮之歌謠有隕自天惟恐別膺於綸綍無任丹懇倍
切馳情

賀蔣發運啓

伏審上計入覲拜恩言還擁節東南上寄一方之休
戚考圖廣內示將大用之權與凡在庇庶舉增朴躍
恭惟某官受材秀傑秉德純忠蔚然西漢之文深厚
爾雅長矣東京之吏愜愜無華雖已得正法眼歲於
大袒師猶有一大事因緣於當來世固將入踐卿相
坐致功名以斯道而結玉知隨所寓而作佛事某竄

沅已久衰病相仍方稍慶之未皇忽移書之見及欣
感之幸筆舌難宣

答杭州交代林侍制啓

伏審新易節旄光臨督府舊政已孚於千里先聲坐
振於七州某偶以庸虛適相先後愧無毫髮之善可
紀斯民惟有凋瘵之餘以遺君子即諧瞻奉尤切詠
思

答臨江軍知軍啓

泮水政成綏膺桑梓之敬海邦畫諾又觀枳棘之棲
多難百罹流年半世恍如昨夢復見故人伏惟某官

居以才稱進由德選淵源師友舊仰鄭公之高讚作
歌詠風流近傳召父之繼不忘疇昔曲賜俯存豈獨
憐衰朽而借餘光蓋將敦風義以勵流俗感佩之至
筆舌難宣

賀年啓二首

效五物以觀雲咸知歲美備八能而合樂益驗人和
伏惟某官進德及時宜民受祿肇履三陽之應永膺
百順之歸未遂披承徒增欣詠

又

三陽應律萬寶向榮永惟視履之祥宜獲自天之祐

未皇展慶徒切頌言

高麗大使遠迎啓

伏審觀光魏闕自忘浮海之勤授館吳都將有披雲之幸過承謙德先枉華緘感荷之深誦言莫既

副使啓

伏審祇率邦常來備方貢適此海隅之守得瞻使節之華首辱緘滕過形謙抑其為感怍難盡名言

謝大使土物啓

伏審揚舲造朝弭節就舍歸時事於宰旅方勞遠勤發私幣於公卿亦蒙見及莫違辭避但切感銘

謝管設大使啓

鳴鹿食野方主禮之粗陳驪駒在門歎賓歡之莫盡遠辱移書之重益慙為具之踈即遂願言徒增銘佩

副使啓

伏審舍館初定徒馭少休粗接賓歡方愧餽牽之陋曲敦私好特班琛貢之餘感佩于懷愧怍無量

謝副使啓

伏以裴回弭節必忘靡盬之勤笑語飛觴深懷不腆之愧過承榮問益荷謙勤感服于衷筆舌難盡

罷登州謝杜宿州啓

桑榆晚景忽蒙收錄之恩山海名邦得竊須臾之樂
自非明哲少借餘光內自顧其空疎必難逃於曠敗
某官高風肅物雅望應時既愷悌以宜民亦儒雅而
飾吏每做齒牙之論曲誠羽翼之私感佩良深敷述
奚既

杭州到狀

得請支郡備員屬城幸茲衰病之餘託在庇庥之末
即諧瞻奉預切欣愉

賀王發運啓

伏審榮膺制檢總領漕權恢舒六路之民表裏大農

之政風聲所暨忻悚交并恭惟某官學術過人忠嘉許
國暫屈分符之寄已膺側席之思乃眷東南欲少蘇於
疲瘵無心內外當益罄於謀惟凡在庇庥豈勝歡慰

賀新運使張大夫啓

一本作賀葉運使

伏承抗旌入境揆日臨民方一節之風馳已列城之
雲靡矧惟雅故尤激懽悰伏惟某官早以異材著聞
美績議法造令文裨於廟謀宣化承流益試之民事
自聞新命實慰輿情再惟衰朽之餘得荷寬明之庇
其為厚幸未易究陳

者聞美績下四句一本作望高即運使
列星之無塵華使周爰稟外臺之風未

回荅館職啓

伏審奉詔明廷升華冊府國有得賢之盛士知稽古
之榮虎觀石渠柱諸儒之妙選鼇宮金闕笑方士之
遠來自喜衰年獲觀盛事恭惟某官學本自得道惟
造深溫故為君子之儒多聞推益者之友奇字可學
知子雲之苦心亡書復存賴安世之默識不試而用
知賢則深某方此賜環遽承枉駕沐誨音之已厚愧
馳謁之未遑

答喬舍人啓

某聞人才以智術為後而以識度為先文章以華采
為末而以體用為本國之將興也貴其本而賤其末
道之將廢也取其後而弃其先用舍之間安危攸寄
故議論慨慷則東漢多徇義之夫學術夸浮則西晉
無可用之士興言及此太息隨之元祐以來真人在
位並興多士以出異材眷惟淮海之英久屈江湖之
上迨茲顯擢實慰輿情伏惟某官名重儒林才為國
器深厚爾雅非近世之時文直諒多聞蓋古人之益
友代言未幾華國著稱豈惟臺省之光抑亦邦家之
慶適蒙䟽示深服撝謙碩慙衰病之餘莫究欣承之
意

謝右史啓

比者誤被聖恩軫及弃物起於貶所付以名藩牧養
疲民曾未施於薄效躋攀近侍已再被於寵光祿既
多則功不可徵職既崇而責尤當重碩懇辭之莫獲
念圖報之未能方以為憂敢辱見慶此蓋某官德惟
樂善志務達人重緣姻好之私賁以文詞之美捧讀
數四退增愧慙屬春侯之向和宜福祿之益固未遂
披奉但切傾懷

賀時宰啓

伏審光膺考慎峻陟宰司乎號揚廷士識上心之所
尚置郵傳命人知聖澤之將流靡不欣愉至於鼓舞

恭以某官直方以大廣博而良進以正而正邦
求以求政貫六經百子之學煥三代兩漢之詞品稟
自殊偉蕭侯之八尺斗南莫競凜梁公之一人加以
絕識見微曠度舉遠清心省事則法可使復結繩之
約強本節用則貨可使若沅泉之長材無不可範而
成也譬泥之在鈞俗無不可易而善也猶風之靡草
是皆還至而有效安見為事而無功蓋神考貽謀已
完具而可按故成王績要宜纖悉以勿加此大雅兼
持而不移矧清衷圖任之愈篤豈繫踈迹所獨詠歌
惟民罔知合語則聖凡有詔令率先惠慈固已遐迹

爭傳室家胥慶願此民逢此日之何幸謂吾相勸吾君以愛人歡聲格於九天乖氣消於萬彙在昔小國如彼景公損已一言退星三舍又况以禹湯大信之誥有夔契同寅之言蠢爾憑生猶知助順赫然在上豈不降康某愚有赤心老無佞舌輒忘犯分願欲輸誠然有難言是在精智蓋無交則莫與苟好謀則必成不惡而嚴匪怒伊教終成大賴豈曰自私伏念某遭時休明賦命衰薄蚤粗蒙於遴選比久幸於退藏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木偶滄溟不改嘆自蕩之波臣重以傾歲周旋竊嘗撰屨求塗流落無復掃門豈願補息劓黥彫朽糞朽出部見日去盆望天悵末力之將殫愧明恩之莫報乃利用安身之何有儻奉法循理之可為民社非輕猶承宣而惴惴天淵靡外亦戾躍以欣欣某限以在外不獲躬詣省庭預百執事賀鈞屏下情無任

及第後謝秋賦試官啓

伏以聖人設文章之教本以御民君子在田野之間亦學為政故知禮樂者可與言化通春秋者長於治人蓋三代之所常行於六經可以備見事為之制曲為之防使學者皆能明其心則天下可以運於掌降及

近世折為二塗凡王政皆出於刑書故儒術不通於
吏事惟其所以治民者固不本於學而其所以為學
者亦無施於民游庠序者忘朝廷讀法律者捐詩賦
場屋後進挾聲律技作以相誇王公大人顧雕蟲而
自笑舊學無用古風遂忘終始之意曾不相沿貴賤
之間亦因遂闊下之士有學古之志而無學古之功
上之人有用儒之名而無用儒之實碩茲媮弊常切
憫嗟苟非當世之大賢孰拯先王之墜典伏惟采官
卜出間世志存生民曩在布衣能通天下之務旋居
要職又為儒者之師宗一作明習政事而皆有本原守

持經術而不為迂濶世之係望上所深知輟自朝聯
付之文柄命題甚易而不肖者無所兼容用法至寬
而犯令者未嘗苟免觀其發問於策足以盡人之才
講求一作先聖之心考其詩義深悲古學之廢訊以
歷書條任子之便宜訪成君之故事不泥於古不牽
於今非有苛碎難知之文將觀磊落不羈之士使天
下知文章誠可以致治又知聲律不足以入官失之
者固因而自新得之者不至於捐舊疇一作昔所欲
歎於今遂忘其才無他長學以自守為文病拙不
能當世俗之心奏籍有名大懼辱賢材一作之舉翻

然如昇之羽翼追逸翻以並游沛然如傲之舟航臨
長川而獲濟偶緣大庇粗遂一名方將區區於簿書
米盞之間碌碌於塵埃筭楚之地雖識恩之所自顧
力報之未由感懼之懷言不能盡一作措

謝應中制科啓

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以虛之等
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措
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
公故舍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材之未盡故
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

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為無私也然而
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
所以為無失也然而請囑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
進士之所以為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為多姦惟是
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
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
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
既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
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
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為天

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
無所不問之策以考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
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
素一陷清議輒為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
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
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其才不迨人少而
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為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飢寒
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群豪而
並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才力
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疎略而無以應敵

取之甚愧得而益慙此蓋伏遇某官以堯舜之道輔
吾君以伊周之業為已任恐一夫不獲自盡以為廟
堂之憂思天下所以太平必用芻蕘之說亟收末學
以輔大猷然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為
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為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
知所裁以堯至大猷五十字一本作德為世之望人位為時之顯
處聲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家多士以為進退致
與庸未亦

下財啓

夙緣契好獲講婚姻碩門閥之雖微恃臭味之不遠
敬陳納幣之禮以行奠鴈之儀庶徼福于前人求交

歡於二姓

與邁求親啟

藐爾諸孤雖本軒裳之後閔然哀緒莫閑慕組之功
伏承某人儒術飭修鄉評茂著許敦兄弟之好永結
琴瑟之歡瞻望高門獲接登龍之峻恪勤中饋庶幾
數馬之恭

與邁求親啟

里閑之游篤於早歲交朋之分重以世姻某長子邁
天資朴魯近憑遊藝之師傳賢小娘子姆訓夙成遠
有萬石之家法聊伸不腆之幣願結無窮之歡

徐州謝隣郡陳彥升啟

受代膠西肅遠仁庇分符泗上復託恩私祇見吏民
布宣條教郡有溪山之樂庭無爭訟之煩曾何妄庸
獲此僥倖此蓋某官紀綱千里儀表一方議論信於
中朝予奪公於多士哀罷無術既常荷於兼容勉厲
自將或無忝於知遇感懼之素敷染難宣

湖州上監司先狀

弭棹江如聳聞風來馳神德守若奉誨音欣抃之深

敷宣莫究

幸因緜軍回同官先狀

幸因聯事得遂依仁瞻奉匪遙欣愉良極

黃州還回太守畢仲遠啓

五年嚴譴已并魚鳥之鄉一舸生還復與縉紳之末
屢將通問輒復自疑方茲入境之初遽已誨音之辱
披緘驚眩撫已汗惶共惟某官師帥斯民表儀多士
道德龔黃之右牢圍坐空風流玉謝之間嘯歌自得
豈特居人之安堵固將遷客之志歸路轉湖陰益聽風
謠之美神馳鈴下如聞磬咳之音瞻詠實勞敷宣罔既
能直禁中本緣衰病分符制右更竊寵榮願惟頑鈍
之資豈任繁劇之寄仰憑多可或賜曲全恭惟某官
德望在人才猷簡上肅高風於列郡浹厚德於齊民
千佛題名昔忝遊後之末三吳按郡想蒙潤澤之餘
會見有期瞻依愈切

回蘇州黃龍圖啓

伏審政成京口詔徙吳都眷惟疆境之隣首被風聲
之美亟蒙音誨良慰望思伏惟某官賦才敏明秉德
仁厚踐揚臺省既久簡於上心偃息江湖尚歷試以
民事仰膺殊用以協群言欣頌之誠口占難盡

代賀歐陽樞密啓

代大中公

伏審拜恩王庭署事兵府非徒儒者之盛節實為天下之殊休苟居下風孰不欣抃切以國家分設二府紀綱百官凡奉法循令所以撫民於內者皆效節於中書秉義蹈忠所以捍城於外者皆受制於樞密未有不能文而能幹兵事未有不知兵而能為宰臣職雖或偏道未始異蓋近古之制兵農混於一民自漢以還文武分為二職所上者係乎其世所長者存乎其人不求其兼通豈復容易恭以樞密侍郎名冠當代才雜萬夫通習世務而皆有本源講明經術而不為迂闊擢居大位實快群心武夫悍卒自以為盡得其才賢士大夫皆以為得行其道其分守遠郡寓居近畿仰大賢之登庸助率土之歡詠

三才圖會卷之五

五

三才圖會

考工記



